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論文



政治認同的衝突與再社會化
——以大陸籍配偶為例

指導教授：游清鑫 博士

研究生：林彥佑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七月

感謝辭

能夠有幸完成這本論文，學生心中百感交集。這個題目從發想到實際執行，一路以來受到許多貴人熱情的協助，其中最感謝的就是三位恩師。從學生在就讀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兩岸組時，就非常幸運的能更遇到陳義彥老師，老師當時在學程教授選舉研究的課程，對學生來說不只受益良多，也是這個論文題目發想的最初靈感，透過和陳老師在課堂課餘的討論，讓不是政治本科系出身的我，學到更多理論，甚至還能與工作內容得以結合。還有能遇到陳俊明老師，讓我對於論文的內容更有信心，因為透過訪談翹楚的陳老師指導，讓我對於訪談細節能夠有更完整和小心的處理，讓這份資料更具可讀性。指導老師游清鑫老師對於學生論文指導過程盡心盡力，老師任教儘管忙碌，只要學生一詢問，老師就會隨時都抽空與學生面談，也給予學生很多重要的補充資料，讓學生能在撰寫論文當中，有更多的發想，而每當有挫折疑問時，老師也不吝惜地給予加油打氣。真的非常感謝三位恩師，在學生撰寫本文的一路上給予的點點滴滴提醒，讓學生終於完成這個夢想。

在撰寫這本論文的另一個深刻的過程，就是選擇受訪者的過程，當中的酸甜苦辣，現在想起來都是甘甜的，感謝移民署的大哥和議員朋友人脈幫忙，雖然當中難免遇到一些遲疑和拒絕，但最後都順利完成，很謝謝 A、B、C...H、I 小姐願意給我機會，分享他們生活適應的點滴，讓我能夠知道這麼多適應的不易和內心的感觸，希望能夠過本文，讓他們和其他大陸籍配偶的環境越來越好。

當然很重要的就是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我從小雖然不擅長課業，甚至連考大學都一度失利，當時媽媽的鼓勵幫助，讓我能繼續下去，出社會後才能有穩定工作進而有這樣的進修機會，爸爸也在讀碩士期間偷偷的頒發父母牌的獎學金，用含蓄的方式鼓勵著我，還有弟弟也默默為我打氣，另外，在我毅力不足的時候，大姐郁婷、阿肥等人輪流打氣，謝謝大家，我很開心。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試圖透過來台灣生活十年以上，都已經超過能取得身分證的規範時間的大陸籍配偶，來了解政治社會化的影響要件，和心態轉換過程的衝擊。

研究內容透過深度的訪談，首先對於大陸籍配偶，來台和和家人以及朋友，對台灣的政治社會生活各方面印象，分析其政治化和社會化的程度，還有影響因素，接著大陸籍配偶婚嫁到台灣之後，大陸籍配偶感受到那些適應衝擊，例如家人、同儕、媒體等，哪個部份影響最深？去對比出，影響大陸籍配偶政治社會化更深或變淺的關鍵。另外在台灣長久居住，政府制度的完備性和友善程度，還有哪些是可以被提升的，或是大陸籍配偶在意的身分證取得時間，不如外籍配偶，這個部分的影響，是否仍是大陸籍配偶感受到歧視的最重要原因。還有大陸籍配偶對於台灣和大陸間關係的看法，來台待得越久，大陸籍配偶是否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抑或是還是覺得自己仍是中國人，也或許兩者都是，以及大陸籍配偶來台時間越久，對於台灣越發有落地生根的想法。

目次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一節 目的與動機	1
第二節 理論與文獻觀點	3
貳、 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	10
第一節 研究方法	10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訪談方式	15
第三節 研究問題	17
參、 訪談結果分析與歸納——來台灣前的印象	24
第一節 來台台灣資訊印象之來源	27
第二節 來台台灣資訊印象之類型	30
第三節 來台台灣資訊印象之內容	30
肆、 訪談結果分析與歸納——來台灣後的印象	33
第一節 來台後台灣印象之資訊來源→來台初期	33
第二節 來台台灣資訊印象之類型→來台過程期	35
第三節 來台台灣資訊印象之內容→來台後期	37
第四節 來台後政治參與形象之內容	39
伍、 來台前後定向的變化比較	43
第一節 大陸籍配偶台灣認同的變化	43
第二節 認同與再社會化衝擊種類	46
六、 研究發現與限制	60
第一節 研究發現	60
第二節 研究限制	63
第三節 未來建議	63
七、 參考文獻	65

表次

表二～一、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14
表五～一、大陸籍配偶的政黨支持、統一/獨立偏好與自我認同.....	44
表五～二、大陸籍配偶對台灣大陸政治差異接受度.....	45
表五～三、大陸籍配偶與台陸家人討論統獨問題及看法比較.....	49
表五～四、大陸籍配偶與朋友討論統獨問題及看法比較.....	52
表五～五、大陸籍配偶來台前與其家人是否為共產黨員.....	54
表五～六、來台前對兩岸政治認同關注與態度.....	56



第一章 研究目的與動機

第一節 目的與動機

本論文目的是希望藉助政治社會化理論等相關論點，透過訪談在台的中國大陸籍配偶，瞭解他們來台之後的政治認同問題，尤其是大陸籍配偶來台後，對台灣的政治認同是否會改變？探究大陸籍配偶認同如何轉換調適，心中所遭遇最大衝突又是什麼？促成大陸籍配偶政治認同的變與不變因素為何？以及大陸籍配偶如何調適、建立新的政治認同？或者大陸籍配偶不在意壓力，仍堅定主張認同。此研究目的的主要緣起，主要來自以下實際現況的發展，以及對此一發展尋求系統性理解的必要性。

大陸籍配偶的數量及其可能的社會與政治影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到目前已經長達 30 年時間，根據移民署自 76 年 1 月至 106 年 12 月底統計，台灣外籍配偶人數，總計約 53 萬 512 人。其中，大陸籍配偶就占了 35 萬 3684 人(不含港澳地區)，百分比換算高達整體的 66.67%；其次為越南籍 10 萬 418 人，印尼籍 2 萬 9 千 451 人。大陸籍配偶在台灣外配總數比例是六成以上。另外，移民署自民國 100 年至 106 年數據顯示，每年面試大陸籍配偶來台的結婚依親案件，每年平均有五千件上下，這些數字清楚說明大陸籍配偶是外配最大群體無誤。而若以兩岸開放探親 30 年這樣的數據來說，來台最久的大陸籍配偶，可能已長達 30 年。

這些大陸籍配偶捨棄自己的成長地，遠赴台灣重新生活，生活適應狀態的問題首當其衝。自 1987 年 11 月 2 日，故總統蔣經國准許開放在大陸有三等姻親、血親、配偶的民眾登記到大陸探親之後，才陸續有大陸女子婚嫁到台灣。一開始來到台灣的婚嫁對象，多數是自大陸撤退來台的獨身老兵，或是離過婚年紀較長的外省人，並經由媒妁之言而成就之的婚姻。此種婚姻通常可見的是雙方年紀與經濟能力落差大，但有關雙方在政治思想上的差異，卻較少受到關注。造成不受關注的原因除了大陸配偶對其配偶的經濟依賴之外，還與大陸籍配偶在台居留生

活、辦理相關證明過程等，可能都須透過台灣配偶的協助，使得兩者在思想上的差異受到忽視。更仔細來講，根據兩岸關係條例，大陸籍配偶在出境前，配偶都必須以保證人的身分，替他們申請返台，另外規定，大陸籍配偶在台灣居留一段期間後，可以以眷屬身分依附在台灣配偶參加健保，從種種規範來看，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從居留開始，自身配偶在證件辦理需要有配合度，一切才會順利，也無形中，讓大陸籍配偶剛來台時，對台灣配偶的依賴度增加。但是，隨著兩岸求學工作開放，自由戀愛成婚，則有越來越多比例，戀愛成婚，婚前多半對另一半認知較深，結為連理後，雙方存在政治經濟生活習慣的落差也逐漸顯現。

大陸籍配偶在台灣生存模式，一直以來都有不斷的挑戰。在媒體人湖湘老民(2016)出版的《100個大陸新娘的台灣夢：台灣走透透尋訪大陸女姓配偶錄》一書的描述，作者透過三年多在台灣各地走訪，記錄了在各地大陸籍配偶的生活點滴，大陸籍配偶來台灣，嫁到台灣後，隨著待的時間越久，他們從對台灣的從嚮往到落差出現不少變化，尤其有孩子的大陸籍配偶，孩子的生存和發展，影響大陸籍配偶在台灣的生活非常大。此外，根據王偉男與張賢樺(2017)訪問的大陸籍配偶後也發現，有些年齡比較大的大陸籍配偶，即便在大陸曾經有婚姻關係與孩子，但他們嫁來台灣後，已經習慣於台灣的生活與健保制度，回去大陸的比例也逐漸減少；至於較年輕的(40到55歲)大陸籍配偶，也因為在大陸父母凋零，回鄉次數越來越少，兄弟姊妹無法成為他們返鄉動力。由此可觀察，大陸籍配偶終究還得面臨抉擇，要在台灣終老還是回到大陸家鄉，這過程經過一番掙扎考量，但若選擇留在台灣，其在台灣社會化的程度，也可能因此出現更大變化，甚至也會有更深的參與。此種在台灣的政治參與，像是潘杏惠(2010)在自由時報的報導就提到，當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參選新北市長選舉時，在永和進行造勢活動中，就有中國籍配偶「小蓮」上台為她加油打氣，認為蔡英文遭到中國長期抹黑，報導內容還提及，這位來自黑龍江的大陸籍配偶，認為台灣就是她的家，台灣硬要說是大陸的，實在太糟蹋了。

從以上的例子就能知道，大陸籍配偶在台灣生活一段時間後，對於生活或是公共政策的關心，也可能與日俱增，對兩岸的政治認知與評價也隨之改變。例如在陳小紅接受陸委會委託執行的專案研究中指出，透過對來台居留與定居的大陸籍配偶問卷調查後發現，雖然有六成以上大陸籍配偶仍抱持大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七成以上的配偶認為「台獨沒有前途」，不過有趣的是，這一份研究也指出有四成的大陸籍配偶不同意大陸的共產制度，顯示這些相關的政治概念在大陸配偶身上早已醞釀相當程度的變化(陳小紅，1994 :104-5)。

近年來，大陸籍配偶的政治參與已非如過去一般封閉。2017年2月(蘇芳禾2017)在自由時報的報導指出，民進黨成立「新住民事務委員會」中，共有十二名委員，其中一名就是大陸籍配偶寧家榮，她來自中國大連，也透露在大陸曾加入共產黨，因為沒繳黨費就退黨了，而在嫁到台灣後，大陸是娘家，台灣已經是婆家，以嫁女兒心情來看，當然希望受到婆家認同，這種說法也可反映出部分大陸籍配偶來到新的台灣家庭之後的想法。此外，根據聯合新聞網許陳品(2018)在2018年5月3日的報導，一位從河北嫁到台灣19年，並且取得台灣身分證十年的大陸籍配偶史雪燕，也代表國民黨投入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的南投縣議員選舉，可見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除了適應生活外，逐漸也出現改變想法，在經過取得身分證關卡、待超過十年的限制下，也可能開始有所政治參與，透過公民權實踐其個人理念。

第二節 理論與文獻觀點

本研究聚焦於大陸籍配偶來台之後政治認同的變遷，在這樣的主題下，相關的研究理論與觀點，主要著重在政治社會化理論、政治認同過程中的衝突與和諧(融合)問題，以下的理論討論也將以此逐次展開。

一、政治社會化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理論

此概念於 1959 年由社會心理學家 Herbert H. Hyman(1959)在探索個人政治態度的形成與發展時，首先提出個人的政治態度與行為並非先天即有，而是需要後天學習，而且學習過程中的內容與方式對其日後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塑造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這樣的學習過程即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隨後，諸多學者跟著補充各種不同面向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將政治社會化是政治意識和行為形成的一個過程，形塑個人政治態度、培養政治興趣及行為模式的參與，這些討論在陳義彥(1979)的研究中有很完整的呈現。而不論政治社會化的定義為何，在陳義彥歸納出有兩個要點可以視為政治社會化核心內容：(1)政治社會化是政治知識、態度、價值、與行為的學習；(2)政治社會化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一個長期累進的發展過程(1979：4-5)。

除了針對政治社會化的內涵進行討之外，Lucian W. Pye(1962; 1965; 1985)更從 Hyman 所提出的社會化概念進一步擴展到更為廣泛的政治文化研究當中，將政治社會化是為形成個人既有的政治信念與行為取向的重要關鍵，也更進一步形成整體國家政治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並且與該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發展密切相關。對 Pye 而言，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與結果可以用來解釋一個國家政治系統的穩定原因，和變遷的動態過程。類似於此，Jack Dennis(1973)也直接指出政治社會化的學習內容就是政治文化，舉凡一個國家所實踐的政治規範與經驗都是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必須學習的，也只有透過學習，才能更有效參與到政治事務當中。另外，K. P. Langton(1969: 4)也提出政治社會化是「社會將其政治文化由上一代傳至下一代的過程」，這也進一步凸顯政治社會化對於一個國家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重要性。

不可否認的，政治社會化對政治文化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個人對政治事務的認知、態度與評價也逐漸形成，並且也成為個人對政治事務的看法，此即為 David Easton 與 Robert D. Hess(1961)所指稱的政治定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但是對於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這些政治定向的指涉對象究竟為何？是要對哪些政治標的學習應有的政治認知、態度與評價？對

此，Easton 將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系統的理論相連結，認為政治社會化是個人獲取政治定向與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而這些政治定向與行為模式是要用來強化個人對政治系統的支持。依照 Easton 政治支持的定義(1965, 1969)，政治支持的對象可以區分為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典章制度 (regime) 及權威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ies) 三層次。其中，政治社群是成員透過多元政治關係結合在一起，一起追求該體系的目標，政治社會化便是要使個人對這樣的政治社群具有歸屬感。典章制度是指既有的憲政原則、法律規定，內容包括了因之而來的價值觀和威權結構，透過政治社會化讓個人瞭解這些制度設計的運作模式，並且培養尊重與珍惜的態度。權威當局有時也可以稱為政府層次，主要是對國家重要的政治領袖的認知、態度與評價，透過社會化過程可以讓個人對既有政治權威受到基本的尊重，以有利政治系統的運作。同樣重要的，陳義彥和陳陸輝在研究台灣大學生政治定向的持續與變遷過程中，也曾提出政治社會化的範圍，包括人生各種階段的政治學習(陳義彥、陳陸輝，2004：6)。依據政治社會化的理論，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主要是藉由四個媒介來進行，包括家庭、學校、同儕團體與媒體。

上述從政治社會化的相關理論提供了本文就大陸籍配偶到來台灣之後的認同變化的研究依據。而政治社會化中，影響最早的就是家庭，這也是個人在政治接觸的第一個階段，子女的政治意識，很有可能觀察父母的態度而受到影響(陳義彥，1979)。其實大陸籍配偶可觀察的，不只是嫁來台灣前的家庭，嫁來台灣之後，和丈夫間的相處，夫妻間的政治意識，也可能因為經濟能力、家中地位而有所影響，也因此，大陸籍配偶從來台，是來自父母所給予的影響，隨著來台後，和婆家丈夫的接觸，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以及過程中衝突或是平順的原因為何，是本論文想要探討的地方。

至於在學校中，學校授課編排所灌輸的國家社會意識，或是老師言談間所透露，都極有可能影響其學生的觀念，大陸籍配偶的教育程度，與受政治社會化的強度，有怎麼樣的關聯性，也許能從訪談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另外，同儕團

體的影響，是指團體間在相聚過程中，互動中產生的影響。對於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後，指的可能是工作地點所接觸的同事，或是固定的團體活動中，接觸到的人，許多嫁來台灣的大陸籍配偶，可能會有定期的聚會，手機網路盛行後，還有人以微信群組，串連起各地大陸籍配偶，交流在台灣的生活，甚至是兩岸政治經濟類的資訊。還有媒體的媒介，也可能是影響大陸籍配偶政治社會化的關鍵，這是最不需要與人接觸，而且可以突破空間時間限制，自大陸籍配偶來台，想要了解嫁到台灣後的生活環境，可能就會從大陸或是台灣媒體報導去蒐集資訊，甚至是透過網路的報導或是輿論，來了解訊息。至於到了台灣後，包括電視新聞、政論節目，現在甚至臉書，都能成為獲取相關資訊的來源。以上的社會化媒介的影響，連接到本論文主題時，就在於探討的大陸籍配偶在來台前，已有其政治意識(強烈或不強烈)，嫁到台灣到取得身份證後，受家庭、學校、同儕團體與媒體的影響(深或淺)，會不會影響政治社會化的程度？

二、種族關係週期 (Race Relations Cycle) 理論

透過政治社會化的作用，個人原有的政治態度或行為取向會因之被強化或者被改變，尤其是當個人面臨到劇烈的環境改變，原有的人事地物都與原來成長的經驗有所不同時，此時，原有的政治認同也可能面臨改變。這樣的過程，在 R. E. Park (1950) 解釋歐洲移民到美國同化過程時，提出了種族關係週期理論(Race Relations Cycle)，強調個人與不同族群接觸的過程中，會面臨到：接觸→競爭→順應→同化的不同階段。首先的是有差異的文化接觸，接著很可能開始競爭，包括文化宗教甚至政治，都可能是競爭的議題，居弱勢的一方，就會開始出現部分的調適，吸收對方的文化等等，最後逐漸融入對方，其中，最後階段的同化(assimilation)是指不同文化中個人或團體融合或同質化單位過程，有或者是相互競爭中的一方，修改或放棄自己的團體價值規範，成為新的社群成員，期間也

經歷了順應(accommodation)的過程，讓個人對個人，團體對團體，某一方或彼此部分改變思想的態度行為。

可以理解的，這樣的接觸、競爭、順應、同化的過程中，並非單一方向順利進行，而可能是反覆與調適的種過程，這在理解大陸籍配偶來台後政治認同的變化更是如此。雖然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相較其他東南亞女性稍具優勢的地方，語言溝通較無障礙，但卻得面對兩岸由於歷史分隔，所產生的對立政治情感認同問題（劉千嘉，2003）。從相關研究看來，語言障礙不大，不只讓大陸籍配偶表達想法上，比起其他國家外籍配偶更流利精確，也因為資訊流通，讓夫妻倆更容易討論及相關政治議題。但是大陸籍配偶嫁來台灣後，所可能面臨到的政治理念衝突，卻是其他地區的外籍配偶所沒有的。伊慶春與章英華比較非大陸籍配偶和大陸籍配偶之間的差異時發現，就政治傾向而言，支持泛綠政黨和認同台獨者，對於大陸籍配偶的接受度，比泛藍支持者接受大陸籍配偶大陸籍配偶的比例還要小，研究中也提及，泛綠和台獨支持者的族群態度，也比起泛藍或中立人士比較持有負面態度，也因此大陸女子嫁的丈夫，如果較傾向泛綠或台獨，該先生可能持有的族群態度，極容易成為雙方面臨的衝突關卡之一（伊慶春、章英華，2006）。

伊慶春與章英華的研究也指出，大陸籍配偶在族群態度與政治傾向的看法，可以透過社會接觸來改變，但大陸籍配偶來台後，取得公民權的過程，條件上相較一般東南亞等國的外配更為嚴苛，此外，大陸籍配偶居留有居住的年限，只能以停留方式留在台灣，還有負擔往返兩岸的費用（潘淑滿，2004），期間就業權也受限制，沒有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使得大陸及配偶在經濟可能得依賴夫家的狀況，這對其是不利的待遇。

除了大陸籍配偶在法定身份上有法規的限制外，大陸籍配偶在政治層面的融合與同化程度也不順暢。在楊婉瑩與李品蓉的研究中指出，大陸籍配偶取得公民身分與公民權的過程中，一方面在國族認同上，身陷中國和台灣的夾縫，必須選擇效忠；另一方面，生活上也必須仰賴掌有經濟大權台灣配偶，也因此，雙重壓制

下，政治權完全被剝奪，市民權充滿限制，社會權也有階級化對待趨勢(楊婉瑩、李品蓉，2009)。

雖然上述研究點出了大陸籍配偶來台之後的主客觀困境，但政治社會化理論與前述接觸、競爭、順應與同化的觀點則視為這些困境並非無法化解。儘管差異存在，不同族群之間的婚姻關係，即便無法帶來全然的同化，但也不必然帶來政治衝突，或者可能是持續的順應調適當中。事實上，夫妻若婚前政治傾向不同，婚姻過程中極可能讓夫妻態度趨同(林怡君，2009)。同樣的，也有研究指出，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之後，面臨家鄉和移居地的雙邊壓力，固然會對自我認同意識產生質疑，進而產生心理矛盾，只能以家庭丈夫小孩的所在歸屬和認同寄託，下半輩子都要在這裡度過，但這也讓大陸籍配偶積極擺脫台灣社會給予的標籤化印象，主動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甚至關心政治(林麗雯，2004)。而根據研究(楊色玉，2005)，大陸籍配偶在投票行為所受的影響當中，如果和自身權益相關議題，如婦女政策、勞工問題、教育部份，都會相對認同。但藝術、文化環保、交通等等議題，關心程度相對減低，也因此，政府或參選公職者，對於外籍配偶議題的關心程度，也成為影響認同感的原因。

從過往的文獻分析，大陸籍配偶到台灣，在取得身分證前這段時間，很可能是認同轉化的關鍵期，這段時間，從家庭、朋友、工作環境，都有可能逐漸影響大陸籍配偶心中原本的價值觀念，也許這過程中，也迫於生活壓力，不會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取得身分證後，對台灣的認同感也許會有所提升，真實表達的可能性，有機會提高。不論在來台前，對台灣認同高或低，來台灣取得身分證後，甚至在居住超過十年後，其政治認同改變或與不變的過程，都是很值得探討的現象。

最後，在文獻討論部分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前述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強調了個人在其成長與生命週期當中，會受到不同社會媒介的影響，或者改變其原有的政治認同，或者維持、甚至強化其原有的政治認同。在相當程度上，於本研究當中，有關社會化理論各個媒介的作用，是用來解釋大陸籍配偶政治認同變化與否的解

釋因素，或者是獨立變數的地位；而政治認同的改變，是被解釋對象，或者是依變數的地位，即使訪談過程中無法非常標準化地對這些依變數進行定義，在內容上需要儘量包含前述政治社群、政治典則與政治權威等面像認同的變化。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大陸籍配偶，兩岸因為特殊政治環境發展，勢必在大陸籍配偶心中產生更多衝突，這些衝突顯現在其對國家的定義，以及對自我身份的認定可以與其來台之前有所不同，又或者因為特有的政治社會化經驗，讓其對國家或者自我身份的認定產生變化。但不論其結果如何，其背後的原因都是本研究所要探索的問題。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在與大陸籍配偶經過一對一對談後，將問題逐一記錄，並隨著主題透過延伸詢問，將所得到的訊息內容，經過反覆閱讀思考，仔細分析大陸籍配偶的台灣政治認同變化，從這些大陸籍配偶之前在家鄉，到台灣生活後，社會化對政治認同產生影響的程度，透過前後相互比較，來探討政治社會化衝突過程到認同之關係。

深度訪談研究法的目標，在於透過對研究主題有廣泛資訊，且可以協助研究者更加深入研究主題的受訪對象，藉由訪談直接接觸、問答與互動，以瞭解訪談對象對於特定事物、事件、議題以及研究問題的觀點和看法。訪談過程將採開放討論，雙向過程，不受任何拘束，在任何時間地點，在訪談前，也將先和受訪者進行幾次溝通，確定意願，以建立和受訪者的互信，以及對於受訪內容的了解，加強受訪者對於訪談的意願，增加論文立基點更為正確，值得做為參考。

本文透過和大陸籍配偶的深入訪談外，同時也收集研析相關研究報告及書籍、文獻的觀點，作為建構研究理論基礎，且從當中的重要發現和結果繼續推論，做為研究的立論基礎，也能彌補主觀的不足，並透過探討設計出兼具深度的研究議題。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訪談方式

本文的研究主題包括在特定時空，民國 81 年兩岸關係法制化後，申請來台定居的大陸籍配偶。這些人在台灣已居住至少十年以上(居留滿六年是取得身分證的年限門檻)，可以申請身分證，而如果確定持有台灣身分證的訪談對象，也要有投票經驗，並且是從基層選舉到總統大選都曾經歷參與。至於尋找受訪者的來源，從 2016 年 2 月開始，包括透過移民署，以及新住民團體，政黨相關新住民委員會，或是地方民代去接洽認識，並經過初步聊天過程，確認是否適合為深度

訪談對象。經過搜尋與邀請後，直到 2018 年 2 月確認找到 10 位願意接受訪問的對象，隨即開始訪談與進行資料整理。這 10 名大陸籍配偶，其相關基本資料如下：

1、受訪者簡歷

(01) A 小姐 40 歲 電子業

台北 / 廣西 (有身分證)

來台已 13 年，丈夫過去經常往返台灣大陸工作，嫁來台灣後，在夫家常來往的親戚中，有民進黨支持者，言談間，會透露政治意識言論，原本來台後，長期都是擔任家庭主婦，近幾年開始和丈夫創業，就開始投身新住民相關活動，並成立協會，幫助其他在台灣生活遇到瓶頸的大陸籍配偶，本身為國民黨員，投票意向明確。

(02) B 小姐 45 歲 藝術團成員

台北內湖 / 廣東 (有身分證)

來台 20 年，參加過「國學書院」，活動內容由國台辦對外招募，每年分期到大陸上課，課程當中，常邀請來自大陸和台灣政界或是商界的師資，目前也經常幫忙處理兩岸參訪團交流申請，曾經為政黨內幹部的秘書，曾經因此接收許多政治類的訊息，因此對政治關注度不低，固定行使投票權，投票意向非單一政黨。

(03) C 小姐 54 歲 教育行政人員

台北中山區 / 上海 (有身分證)

來台 26 年，嫁來台灣後離婚，在女兒高二時，與丈夫離婚，後來才拿到身分證，因當年以奔喪名義入境，後沒有出境滯留多年，後來法規鬆綁，靠移民署處理，只要對大陸籍配偶政策有幫助的，都願意支持，固定行使投票權，投票意向非單一政黨。

(04) D 小姐 43 歲 導遊/演員

台北中山 / 四川重慶 (有身分證)

來台 17 年，目前已離婚，過去有婚姻關係時，曾和丈夫居住桃園大溪，曾接受民進黨民代地方幫助，夫家政治傾向偏向民進黨，丈夫的朋友也不少都是傾向民進黨，雖然有時感受到歧視，但理念不合時，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或反駁，固定行使投票權。

(05) E 小姐 37 歲 代理商

台北士林 / 四川 (大陸身分證)

來台 11 年，目前從大陸進口商品，在台灣設店面做生意，雖曾認為台灣民主選舉有好處，但隨後感到台灣經濟，而逐漸感受到退步與失望，認為大陸不該統一台灣的理由，是因為不要收爛攤子，曾希望丈夫小孩一起回大陸發展，不過，幾次勸說沒有成行，雖然決定不領取台灣身分證，持續使用大陸身份證，但還未考慮，退休後是否要回大陸。

(06) F 小姐 62 歲 清潔工作人員

台北 / 安徽 (有身分證)

來台 17 年，在大陸曾有婚姻，這是第二段婚姻，有孩子在大陸生活，偶爾往返兩地，台灣丈夫為退休榮民，本來一起居住在眷村，丈夫多年前過世，目前獨居中，可能將被迫搬離國軍宿舍，感到不滿，對於政治集會遊行活動熱衷參與，固定行使投票權。

(07) G 小姐 46 歲 協助兩岸團體交流

台北 / 廣西柳州 (大陸身份證)

陸續往返兩岸時間 15 年，來台時，剛好遇到前總統陳水扁執政，認為當時大陸籍配偶，須固定到派出所報到，工作權限制也多，認定當時政府對大陸籍配偶的態度不友善，加上夫家政治意識強烈，因此在一生完孩子後，一度回大陸定居，與丈夫在六年間，分別往返台灣大陸，直到孩子需就讀小學才返台，雖沒有身分證，但對台灣政治仍有一定程度關注。

(08) H 小姐 56 歲 曾在鞋廠工作已退休

台北 / 江西 (有身分證)

來台 18 年，丈夫也是榮民，過去職業是學校退休行政人員，去年過世。工作場合有不少政黨意識偏向民進黨的人，包括老闆，所以不願在工作場合談政治，儘管曾因部分政策不滿民進黨，但對於曾經見過的民進黨民代，溫和態度的會有好感。

(09) I 小姐 43 歲 里長妻. 小吃攤業者

台北北投 / 廣東 (有身分證)

來台 20 年，丈夫原為國民黨籍，在未獲得國民黨的提名下，以無黨籍參選里長勝出，連任三屆，但去年心臟病發過世，黃小姐打算投入里長選舉，與民進黨以及無黨籍的民代互動好，透露剛來台，很氣民進黨，因為取得身分證時間太長，但現在看人不看黨，甚至認為丈夫比自己對政黨的看重度還要高，固定行使投票權，投票意向非單一政黨。

(010) J 小姐 42 歲 通訊行

宜蘭羅東 / 上海 (有身分證)

來台 16 年，原本和丈夫同經營通訊行，夫家有人為地方政治人物，近幾年開始投身政治，是國民黨員也選上國民黨代表，原本打算在 2018 年底選民代，但

距離新住民在拿到身分證十年後，才能投入公職的時間限制，只差幾個月，不滿扼腕，另外，從拿到身分證後都有投票，僅 2016 年總統大選未投票。

2、受訪者編碼

為了讓受訪對象的訪談內容，在內文呈現有組織條理，將受訪者依照訪談時間順序，編列以下的編碼資料，在文章將受訪者以 A 小姐(廣西) B 小姐(廣東) 方式引述呈現。如表二～一所示。

表二～一：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大陸籍配偶	年齡 (至民國 107 年)	來台時間	職業	身分證	婚姻 狀況	備註
A 小姐(廣西)	40 歲	13 年	電子業	有		
B 小姐(廣東)	43 歲	20 年	藝術團成員	有		
C 小姐(上海)	54 歲	26 年	教育行政人員	有	離婚	
D 小姐(四川)	43 歲	17 年	導遊	有	離婚	
E 小姐(四川)	37 歲	11 年	代理商	沒有		大陸身份證
F 小姐(安徽)	62 歲	17 年	清潔人員	有	夫歿	
G 小姐(廣東)	46 歲	15 年	協助兩岸交流	沒有		大陸身份證
H 小姐(江西)	56 歲	18 年	退休	有	夫歿	
I 小姐(廣東)	43 歲	20 年	小吃店	有	夫歿	要選里長
J 小姐(上海)	42 歲	16 年	通訊行	有		本來要選鄉鎮代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3、訪談過程說明

在尋找聯絡受訪者過程中，筆者也先嘗試加入大陸籍配偶群組，藉以了解大陸籍配偶互動情況，以及熱門討論話題，並表明自己的身分詢問受訪的可能性，挑選出訪問對象。在找到受訪對象後，每一位對象，至少以電話或是見面溝通過一次，在見面訪談日見面之前，也都互相加入通訊軟體微信，與對方建立一點互信程度。至於見面過程，時間預計都在兩個小時左右，首先，拿出訪談同意書，向對方說明論文研究主題，也會要求受訪對象出示身分證，證明其身分，在訪談開始前，會先請訪談對象，閒聊感興趣的事物，讓心情較為輕鬆沒有太大壓力，隨後在徵得同意情況下，攜帶錄音筆，並進行錄音，能夠把重點一字不漏記下，也能增進研究的精準度，最後做成訪談逐字稿。另外，訪談過程，也隨身備有筆記本，在談論過程中，一旦遇到，大陸籍配偶在言談間，透露出考慮或是細微表情、肢體動作，跟著記錄下來，在完成訪談後，可以交叉分析，其回答的態度是否發自內心或是有掙扎。¹

第三節 訪談問題設計

進行訪談時，先透過一些比較基本、簡易的訪談題目蒐集受訪者的基本特性，主要分為基本資料與來台之前的台灣政治印象、來台後與各個社會化媒介互動之後的台灣政治印象、之後就是以四個非結構的開放性問題進行深度性的討論。訪談內容的重點放在了解其來台前後的台灣政治印象是否有變化，並就受訪者的回答中，再做必要的詢問各種造成其特定印象的可能因素，藉此從中了解受訪者在政治認同變化的前因後果。

在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來台前的台灣訊息的熟悉程度與內容方面，主要是針對大陸籍配偶來台之前的個人資訊與相關社會化經驗，訪談與紀錄的內容包含了：來台時間、結婚方式、來台前家庭基本的社會經濟地位、來台前對台灣與大陸關係的認識程度、與家人親友、同儕討論台灣問題的情況。這一大陸籍配偶來台之

¹ 透過受訪者的眼神表情、回應速度突然變快變慢、沉默不語或是跳針重複回答，能夠判斷這樣的問題或是答案可能有所保留，甚至可能非發自內心的答案，都能做訪談參考。

前的資訊主要在於提供來台之後政治定向是否改變的對照資料，也可以用來解釋其來台之後政治定向改變的參考。

在來台後的訪談內容中，部分延續前一部分有關在大陸期間對於台灣政治印象的看法，但內容轉換成大陸配偶來台之後的問題，例如來台後對台灣各項政治事務的看法，並且進一步探索其與家人、朋友、同儕之間的互動如何影響其台灣印象。另一部分則進一步詢問來台後各項政治活動的參與狀況，藉以了解其來台之後面對新的政治環境時，在態度與行為上如何調整。

之後在四個開放性主題的訪談中，第一個主題是討論大陸籍配偶來台前的台灣印象，包含對台灣的經濟印象、社會印象、與政治印象是什麼？第二個主題是討論大陸籍配偶在來台前所處的環境如何影響其對台灣與大陸關係的態度，尤其是其親近的大陸親朋好友究竟如何看待台灣是否一定要與大陸統一的問題(是不計代價要統一、或希望統一且成本小儘量一點、或可統、可不統、或還是反對臺灣應該與大陸統一)，之後再探索為何這些互動頻繁的人會有如此想法，以及大陸籍配偶是否也受到這些想法的影響？第三個主題則以大陸籍配偶來台後的自我認同問題為主，以了解其來台一段時間之後，如果在台灣被問到哪裡人時，會說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還是「兩者都是」？以及究竟是何種原因讓他們有這樣的想法？第四個主題則是瞭解大陸籍配偶如何評價台灣與大陸雙方不同政治制度，包含是否喜歡台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但不喜歡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喜歡台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同時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也不排斥？或是喜歡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但不喜歡台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活？

與開放式訪談相比，前面兩部分的訪談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做為與訪談對象進行初步互動的內容，多數屬於比較容易回答、也比較不具政治敏感度的問題，而在最後的訪談內容則更聚焦在四個深度的主題，用來理解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後對兩岸重要面向的比較。

第三章 訪談結果分析與歸納——來台前的台灣印象

兩岸過去歷史、人文與政治上的糾結，以及地理上的隔離，對大陸籍配偶的人生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更可能不是其原有的人生規劃內容。從政治社會化的觀點來講，原生的大陸家庭成員與周遭生活環境所接觸的政治事務，是這些大陸籍配偶政治學習的開端，也對其日後政治定向的形成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理解的，這些社會化環境與媒介所傳遞的政治訊息多數會與大陸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相對的，由於兩岸過去的政治與軍事上的對峙，大陸政府與社會有關臺灣的政治訊息在數量上便顯得相對稀少，且在內容上也可能偏向特定方向。

但是，儘管如此，對大陸籍配偶個人來講，大陸政府與社會所提供的臺灣資訊，就是他們認識台灣的基本資訊，也將影響這些大陸籍配偶來台灣之前對台灣的整體印象。在相對程度上，如果這些大陸的社會化環境與媒介對於台灣相關內涵的討論不多，則大陸籍配偶對台灣的印象也比較有限，反之，如果具有相當程度的資訊，則大陸籍配偶在來台之前，就可能對台灣有相當程度的認知與態度。這些大陸配偶對台灣印象的多寡，或是內容為何，都是本文探索大陸籍配偶來台後政治認同變遷的重要出發點，同時也是其來台後政治定向變化的比較基礎。

本章依據訪談摘要針對十位受研究對象進行訪談，藉以了解這群從大陸來到台灣至少十年以上大陸籍配偶，在大陸時期的社會化過程，尤其是針對來台之前有關台灣印象的內容。透過這樣的資訊收集，以探索其來台對台灣印象的可能原因與社會化接觸的媒介，並了解其可能的轉折過程。

第一節 來台前台灣印象之資訊來源

對台灣與中國雙邊的民眾來講，兩岸長期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對立狀態隔絕了彼此資訊的流通，一直到民國 76 年台灣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的政策之後，海峽兩邊的民眾才有更多的機會相互接觸，各種相關的資訊也得以更廣泛、快速地流通，這樣的政策轉變當然有助於大陸民眾對台灣的了解，對大陸籍配偶也是如此。但

是，開放探親容許海峽兩岸的民眾得以相互往來，在某一層面上也快速突顯出雙方在政治層面上的差異，這差異的來源可能是因為雙方政府在過去對峙期間有意限制、甚至曲解另一方的政治發展真相，造成雙方民眾在此方面的認知有所差，這些差異衝擊兩岸婚姻，讓建立婚姻的雙方都必須做相當程度的調適。

對於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前，是否接觸過與台灣相關的資訊來源，對台灣是否有印象，是何種印象，以及如何界定台灣的形象，就是本文首先要探討了解的狀況。更具體來講，在政治上大陸具有專制極權國家的特性，如果台灣被界定是一個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相互敵對的國家、或是台灣被界定成從中國分裂出去、有待日後統一的地方，並依照此邏輯透過各種政府立場宣示、教科書內容、或是透過各種媒介向大陸民眾積極灌輸相關的訊息，則大陸民眾對於台灣的訊息自然也是有限與片面的。然而，另一個問題是，相較於沒有兩岸婚姻的大陸民眾來講，大陸籍配偶因為婚姻關係而來到台灣，他們來台灣之前是否會也是對台灣相當陌生？或者對台灣的資訊相當片面？或是他們會與其餘多數的大陸人民有所不同，除了會更關注台灣的消息之外，甚至對於台灣的印象也不一定完全是受到中國官方宣傳內容的影響？

對於這些問題，本章依據受訪者敘述，了解其在大陸期間如何形塑台灣概念，藉由談話內容進行分類，並分別根據政治社會化主要管道，如來自家庭、學校、媒體、同儕團體的資訊，呈現出這些大陸籍配偶早期如何與台灣接觸、形成認知與態度。

(一) 訊息來源: 學校

我們讀書就是日月潭很漂亮，阿里山什麼，就講觀光資源這一塊，我們說是地理，世界地理。(受訪者 A 小姐)

教科書有教(統一)啊!應該是國小，(在課本裡面)有啊，小時候我們課本講的阿里山很美日月潭很漂亮(受訪者 B 小姐)

國小二年級課本，就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台灣是我們寶島，有阿里山日月潭，這是每個大陸人，都要讀的課文，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這是寫進國小課本裡的耶！（受訪者 D 小姐）

學校教育是個人在家庭之外最主要的政治學習場所，個人更為具體的政治學習，例如小學期間與中學期間對國家的初步概念、符號、政治領導人、與公共權威的認識，是最有系統的政治資訊來源。這一部份理應是所有大陸人民都會得到的訊息來源，而在本文所訪問的十位受訪者中，其學歷分布在國中以上到研究所之間²，因此可以判斷這些大陸籍配偶，在國小時期就曾從課本上獲得大陸官方介紹定義的台灣資訊。

從訪談中可以得知，這來自學校教育的台灣訊息所呈現的內容相當軟性地描述台灣的地理人文以及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關聯，例如特別敘述阿里山和日月潭這兩個景點，美好的地理環境，是祖國的一部分。其實這樣的初步印象，也幾乎就是所有在中國大陸至少讀過小學的民眾，最初始化的台灣印象。但從上列受訪者的自述來看，即便是接收到相同的內容，例如 A 小姐只單純提到地理環境記憶，這一番說法，可能是純粹印象，但也不排除在受訪過程中，刻意淡化了感受敏感的形容詞。另外，B 小姐和 D 小姐對於課文論述，還有關鍵字統一，顯得強烈一些，至於 D 小姐的說明中，有更明確的指出，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這些訊息能概略評估出，既使在大陸的學校教育對台灣的相關資訊所提供的質量應該相當一致，但因為來台大陸籍配偶不同個性和環境差異，這些訊息對其所認知的台灣印象也稍有不同，但是有關兩岸的政治關係部分，學校教育的內容就是強調兩岸本屬一家，統一乃是未來必然趨勢，這樣的訊息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這些訊息究竟受訪者有多大的效果，並無法在其中得到更多的訊息。

² 由訪談內容得知，十位大陸籍配偶，學歷在研究所以上 1 位，大學 1 位，專科 4 位，高中職 2 位，國中 2 位，均受過小學以上的教育。

(二) 訊息來源: 媒體

由於大陸政治專制體制使然，來自媒體的訊息，尤其是電視，是除了學校教育外，官方釋出的另一種台灣形象，從談話敘述中得知，大陸籍配偶來台前，能從電視頻道中接收到台灣相關的訊息，幾乎都和電視電影有關³。

我們那個年代，都在播瓊瑤電視，我們覺得台灣很漂亮有很美。(受訪者 B 小姐)

對台灣印象很好，就是透過影片，透過偶像劇，以前小時候就是看魯冰花、看星星知我心，哪怕是鄉下，我們對台灣印象是非常好的。(受訪者 D 小姐)

來台前不太注意兩岸互動，但瓊瑤劇看蠻多的，只是看一些娛樂新聞，追星族。(受訪者 J 小姐)

從以上的描述得知，受訪者通常從大陸電視上，獲得對台灣的資訊，多半是戲劇和電影，這些訊息的提供架構多在軟性的人性、感情與生活層面，在這樣形塑出的環境氛圍中，大陸籍配偶透露出的訊息感受，大多是憧憬與好感。

而除了電影以外，進一步來觀察，偶像劇和連續劇都是處於多集數的收看模式，代表這些大陸籍配偶，可能有一段以上的時間長期關注收視，有機會產生無形的影響力，雖然相關電視電影劇中，經過大陸的把關，不可能出現討論統獨議題，也不會有兩岸政治關係的敘述和劇情。像是 B 小姐敘述瓊瑤的電視劇，多半是對於愛情親情友情有較深刻畫的劇情，在電視劇中，除了古裝劇之外，時裝劇部分，可能就成為大陸籍配偶，在當時對於台灣生活的重要想像，另外，D 小姐所說的電影《魯冰花》和電視劇《星星知我心》，都是屬於親情和人性描述較多的劇情內容，也讓 D 小姐，對於台灣人的個性和品格，有一定的肯定認同，這一類的感受，也的確從 D 小姐的言談中，有所透露，至於 J 小姐是除了瓊瑤劇外，特別注意明星動態，可能也因此，能夠感受到台灣社會風氣較大陸開放。

³ 本論文訪問的十位大陸籍配偶，來台灣時間，大約從 11 年到 20 年不等，介於民國 87 到 97 年，而大陸對於網路在 87 年管制嚴格，故大陸籍配偶台灣資訊取得，當時從網路機會較稀少。

綜合受訪者透露訊息，受訪的大陸籍配偶的確來台對台灣都有一定好感度，也讓他們對於台灣的印象加深還有嚮往，感受可能轉化成為催化劑，原本就已有政治認同的部份，透過傳播媒介的傳遞，無形中可能有機會更加的強化。

(三) 訊息來源:同儕團體

在資訊的分享交流過程，同儕團體也是一個重要的管道，同儕間的討論或是論述，有可能相互影響，然而，從本文的受訪者中得到的訊息，大陸籍配偶大約都是在 20 歲左右嫁到台灣來，來台前都曾在學校就讀，也曾有工作場域，但他們透露出的狀況，顯然和同儕交流到台灣消息的機會並不多，在這個部份，可能礙於大陸威權統治，對敏感話題有所保留，或者是本身或是同儕，獲得台灣訊息的機會不多，也有可能是同儕之間關注和討論的議題，對台灣有興趣部分和狀況根本就不多。也因此，仔細分析本文訪問到的對象，幾乎是少之又少出現討論台灣的狀況，也代表著同儕團體這個管道，可視為在本文中，是大陸籍配偶來台政治社會化過程，影響最小的管道。

其實我們不會(討論)，我們一般老百姓，注意生活，不會討論這一塊的東西，除非就是說家裡跟政治有關係的，或是家裡有上面幹部。(受訪者 C 小姐)

平常大眾根本都不討論政治，來台灣才這樣，我們常常只知道大陸領導人是誰，各省份領導人就不知道。(受訪者 G 小姐)

完全都不聊，其實我們那裡沒有管這個啦!(受訪者 I 小姐)

沒有耶 完全不會去討論耶!(受訪者 J 小姐)

(四) 訊息來源:家庭中的親友

政治社會化的管道，絕對不能忽視家庭，家庭是一個人最早開始接觸學習的地方，每個人剛開始的影響，幾乎就是來自家庭，但如果運用在本文的大陸籍配偶上，對於台灣的印象中，這樣的訊息來源相對短缺，不過由於兩岸在民國 76 年

開始開放探親，有些家庭中出現討論台灣議題的機會，這一發展直接影響了有機會與意願進行兩岸婚姻的大陸民眾。

台灣開放探親政策加速了雙方的資訊流通，婚姻行為的可能性也因為資訊更為流通而更具可能。透過親友的互動聯繫，可以間接得到比坊間媒體、政府宣導內容更為具體的台灣資訊，甚至藉由與回大陸探親的台灣民眾的接觸，進一步取得更為即時可靠的訊息，根據本研究受訪者的描述，透過兩岸親友互動的方式，更可能促成兩岸婚配，在所有的 10 位受訪者當中，其婚姻是經由親戚介紹即有 4 位，經由朋友介紹者有 4 位，而透過自由戀愛而結婚者只有兩位，這一比例透露出大陸籍配偶對於台灣資訊的取得，仍舊相當仰賴親友。

我先生其實是我親戚介紹的，我們親戚在(內湖)康寧路那邊已經走了，親戚是 1989 年回大陸去，就是探親的時候。(受訪者 B 小姐)

就是我爸爸的哥哥，爸爸哥哥是以前打仗來台，我老公的爸爸也是打仗沒死，就這樣認識介紹我過來。(受訪者 I 小姐)

公公的好朋友，他娶的媳婦是大陸人，媳婦的妹妹和我是好朋友，所以她們經常會來上海玩，就認識了。(受訪者 J 小姐)

本文受訪者大部分來台時間大約落在 1997 年後，和台灣另一半締結婚姻的原因，根據前述的分布，多半還是親友介紹居多，而會有意願嫁到台灣來，這些親戚朋友所透露的台灣印象，一定也讓當時尚未決定要到台灣的大陸籍配偶，心存正面的想像，再加上親友的介紹，並非一般婚姻仲介方式，同樣是來自親屬和仲介的介紹，親屬多半讓人比較有可信任的程度，因為這些親屬如果不是本身就是從台灣回到大陸探親，實際在台灣生活過，不然就是有認識台灣人，實際接觸對象的真實經驗。

(五) 訊息來源: 台商公司

在本文的訪談過程中，受訪的大陸籍配偶也透露出本文在研究構思階段比較沒有觸及的另一個社會化媒介：台商公司。台商公司到大陸經營當然與兩岸間的敵

意緩和，台灣逐次開放企業到大陸進行投資設廠，以及大陸提供相當程度的台商優惠措施有關。但除了這些兩岸政府政策的鬆綁與誘因，台商公司在大陸的出現也是帶著另一種型態的「台灣形象」到大陸，這一台灣形象對近期積極投入快速經濟發展的大陸人民來講，不僅是工作機會，也是實地體會台灣經驗的地方。

相較與從台灣回大陸的親友相處機會，台商公司在大陸出現後，也提供大陸人民另一種跟台灣人直接接觸比較長久時間的可能性，透過台商在大陸設公司或是工廠聘請員工，讓台灣人民和大陸人民有更多接觸過程，也是透過這樣的交流塑造彼此的印象。

結婚前最後一份工作是你們台商的，二份都是，一份是詩芙儂，一份是波蜜果菜汁，在上海是做零售可可的。我自身工作的環境有台灣人，對台灣印象還不錯，（對老闆那邊印象都還可以）還蠻客氣的。（受訪者 J 小姐）

以 J 小姐的例子來分析，還沒結婚前，在中國大陸至少有兩個工作經驗，都是在台商經營的公司擔任業務銷售，她在上海台商開設公司的工作時間大約是在西元 2000 年左右⁴，當時台商在當地的投資狀態，是從未開放前，集中在沿海福建等地的型態，改變到開放投資後，陸續移往廣東和上海等重點區域，尤其 2001 年，根據大陸釋出的統計數據，台商在上海和江蘇投資的金額，就約佔有對大陸投資金額一半以上。也因此可以了解，像是 J 小姐能進入台商工作，應該是當時在上海的部分人士，都有機會接觸台灣人的經驗。

當時大陸都是紡織業多，所以台灣和香港公司會有挑戰性，薪水底薪較低，但業績抽成會很多。

（應徵過程）就像這邊 104 一樣，兩家公司蠻有名，剛好我是適合做銷售，就選行內比較有知名度，初試是大陸人、複試是台灣人。

我只記得，台灣老闆有親和力、勤勞，常問我們吃飽了沒？講話溫柔。

⁴ 在兩岸還未開放探親前，少數台商以外商名義間接到大陸投資，大陸國務院在 1988 年 6 月公布了關於鼓勵台胞投資規定，為台商到大陸投資提供法律保障，根據大陸統計，在 2000 年到 2002 年，大陸批准台商投資項目，超過 1 萬 2 千個，到 2002 年底，台灣是僅次香港，大陸境外第二大投資者。資料來源：中國網 www.china.com.cn

那時候彩妝部分，蔡依林剛出道來代言，台灣彩妝剛過來，(主管)教我化妝技術，讓我覺得耳目一新。(受訪者J小姐)

透過J小姐的工作印象，可以了解，當時的環境，包括台灣和香港公司都是工作選擇機會，J小姐雖然對於香港和台灣公司，都有抽成高，只要拼就薪水多的印象，另外台灣訊息的來源，多半來自從台灣來的老闆還有台灣籍幹部，印象深刻的部分，包括台灣的幹部傳授的化妝技巧，也讓她感受到時髦流行，可能也讓她同儕中，更具有時尚專業，另外，公司老闆態度，也讓她對於台灣人出現溫和有禮的想法，從公司陸續接觸台灣人的過程，最後甚至成為選擇婚姻的原因之一。

(會想來台灣來嗎?) 當時知道有些限制不能來，但是我單身時有人介紹香港跟台灣男友，我就選台灣男友，台灣比較樸實，講國語又可以溝通，香港跟上海一樣又擠，台灣有大海啊!我就來台灣了。(受訪者J小姐)

當然根據J小姐描述，台灣和香港男友，最後選擇台灣男友，口述原因包括了語言溝通還有對人個性的判斷，甚至還有地理環境觀察，但同時不排除也有潛在的因素，香港的環境，在1997年時從英國殖民回歸到大陸，在回歸前，香港民眾，也因為擔心政治因素，曾出現過移民潮，因此當時政治和經濟等局勢，都是深受觀望的指標，所以J小姐的選擇，除了自身情感的判斷，在理智上，可能相對想選擇一個環境看來更自由，政治體制和大陸也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台灣和香港之間做出選擇。

第二節 來台前台灣印象之資訊類型

上一節談論到，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前的訊息管道，但其實除了訊息媒介，訊息本身透露出的類型，也是可能左右社會化深淺的原因之一，我們也能藉由資訊流露出的涵意，以及受訪者口述的感受，分析傳達出的訊息。從訪談過程中，本文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項較為具體的資訊內容類型。

(一) 政治宣傳類型

在資訊來源的探討中所提到學校教育，是受訪的大陸籍配偶最普遍都接觸過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而從大陸籍配偶來台，有些跟兩岸相關描述，也釋出來自官方的宣傳訊息，也能從中判斷政治認同的強弱。

親戚回去我們有聊過，偶爾會聊，(他們問你還是你問他們)，我問他們啊!(因為你想換環境到台灣嗎)，沒有沒有，因為我們從小教育，祖國要統一。(受訪者 B 小姐)

就大陸來說，統一應該是大家願望吧!(受訪者 G 小姐)

像是上述 B 小姐，對於從台灣到大陸探親的親戚，主動聊起兩岸議題，甚至提到有關兩岸統一的想法，除了好奇外，也透露出她的政治認同有相當程度的關注，另外提到祖國和教育等關鍵字，其實印象可能多半來自政府的宣傳，至於 G 小姐，雖然是較為敘述的話語，但談話中，統一應該是大家的願望吧，也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認同。這一部分的資訊雖然在數量上不多，但從其內容也可看出大陸政府在台灣相關問題的報導上仍具有很強的政治教育成分。

(二) 媒體形象類型

在大陸籍配偶來台前的印象當中，雖然有兩岸要統一是比較強烈直接的訊息，而另外一方面，透過媒體播送的形象，也有在相對程度上比較沒有直接涉及任何政治，但更多呈現出台灣進步繁榮的狀況，也因為這樣比較具有軟性步調的訊息散布，會讓大陸籍配偶對於台灣有更多想像，也把所收到的資訊，和當時還身處的環境相比，幾乎都是美好的願景，或許這些訊息也強化了他們日後願意到台灣決定。

反正瓊瑤片有的，我們都覺得很漂亮，應該說台灣是一個做夢的地方。

(受訪者 B 小姐)

我們以前看偶像劇，就覺得台灣喝的飲料什麼的，你在日常生活中，在周邊就可以買到，很厲害喔!(受訪者 D 小姐)

那時候覺得台灣香港非常繁華，非常先進的地方，人都很漂亮很有氣質，時候多少有關注，而且小時候會有台灣電影可以看，台灣歌星的卡帶，還是都會有。
(受訪者 D 小姐)

(三) 人際交流類型

還有部份的大陸籍配偶，在來台灣前的生活圈，不只從官方和媒體，而是能親自接觸到與來自來台灣返鄉探親的親戚，或是親戚的朋友。由於接觸的對象是在台灣有實際生活經驗的人，這時候的訊息最為貼近真實的台灣狀況，同時也由於在當時的時空環境，正值兩岸開放探親後沒幾年，許多人返鄉探親會準備禮物給親友，甚至協助老家蓋房子，也因此，此期間從台灣到大陸去探親的民眾，給予當地人比較深刻感受到的，多半是對於台灣經濟環境具有正面的看法。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我有一個親戚，也算親戚的爺爺，(從台灣)到廣西這邊來...我們都很熱情的接待他，他有捐款給小學那些，親戚都送禮物嘛!對我們家鄉很好。(受訪者 A 小姐)

(親戚)剛回去那幾年我們會講(統一)，但我親戚不大會講，因為剛回到老家，他們就覺得說，以前 20 年前，鄉下還真的跟他們離開大陸到台灣時，變化不大，他們後來都沒有很喜歡。(受訪者 B 小姐)

像是上述的 A 小姐，熱情接待，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身為親戚的關係，當然也包括好奇心以及對於台灣形象正面的影響，至於 B 小姐，當時也從親戚談話中了解，離開大陸後到台灣生活過後，再返鄉並沒有很喜歡，無形中，會有台灣生活較大陸優渥的念頭產生，這當中的反差，也可能成為社會化埋下的種子，一旦有機會養份，很可能就會發芽。

綜合所有資訊類型，再進一步分析，大陸籍配偶來台，學校教育有一定的時間和階段，由於涉及國家政策，這是一個強力植入的形象，但並不會一直出現在身邊。至於親友探親訪視過程的交流，不見得每個人都有機會碰上，但是只要遇到，就能有直接觀察或是深度交流的機會，因為透過來自台灣的人傳達訊息，這會是最貼近現實的印象。至於影響最深最廣的，應該是媒體當中電影和電視劇，

透過公開的平台放送，也是官方允許露出的訊息，其釋放出的訊息相較學校教育的內容都是歷史政治比較嚴肅，影視主題多元又能富含憧憬，有固定播送時間和平台，再加上影視本來帶有娛樂色彩，對大陸民眾來說，是休閒之餘會擷取的資訊，通常也是處在輕鬆的心態下觀賞，而當時約在 1997 年前後，大陸經濟生活環境，還在進步當中，整體的確不如台灣優渥，因此，就像，大陸籍配偶在訪談過程指稱的，看完後有羨慕和嚮往情緒，這樣透過媒體傳達的，就是最普遍廣泛的台灣印象。

第三節 來台前台灣印象之內容

其實大陸籍配偶除了接受資訊外，資訊印象的內容，也可能影響政治社會化，而這些資訊印象，也有幾種層面，本文就經濟印象、社會印象以及政治印象內容來分類，分析十位受訪者的看法，呈現出大陸籍配偶來台前，最在乎的問題焦點。畢竟要離開母國，透過婚姻到台灣重新適應生活環境，需要一定的動力，才能讓來台灣這件事變得更理所當然，甚至成為讓人稱羨的理由。

(一) 經濟印象

在本文十位受訪者中，歸納起來算是最有共識，而且全數答案最趨於一致性的答案之一，就是在遠嫁到台灣之前，對當地經濟環境的絕佳印象，也不諱言，這是部份大陸籍配偶，決定嫁到台灣的原因，經濟帶來的願景，也讓大陸籍配偶在來台前，對台灣的好感度會大增，在經濟印象最為深刻的狀況下，也讓原來有的政治認同度，在這個時候，可能稍為弱化。

經濟印象很好呀！亞洲四小龍。(受訪者 A 小姐)

我們覺得台灣很漂亮有很美有錢。(受訪者 B 小姐)

經濟印象是一個好字，因為當時我們在那邊的時候，台灣是四小龍之一。(受訪者 C 小姐)

那時候覺得，台灣香港非常繁華，非常先進的地方。(受訪者 D 小姐)

來之前好像覺得台灣蠻先進的，經濟蠻 ok 的。(受訪者 E 小姐)

經濟印象，不錯很好。(受訪者 G 小姐)

經濟當然是好，也是聽說，嫁過來也真的比大陸好。(受訪者 I 小姐)

經濟還不錯，就已經很獨立。(受訪者 J 小姐)

(二) 社會印象

相較於對於經濟印象，大陸籍配偶在來台前，就可能從媒體或是官方訊息得知，但對於台灣社會印象，相對薄弱許多，原因可能和本文研究的這群大陸籍配偶是在民國 87 到 97 年期間陸續來台有關，在當時兩岸的訊息管道暢通度不如現在，想要得知更多台灣社會真的狀況，除非有機會與在台灣生活的人接觸。

其實不會想社會印象，當時也沒想到，都在看片都在電視裡面（都從電視知道），對。(受訪者 B 小姐)

(社會印象)應該也是好，就是都很不錯，(從哪知道訊息沒封鎖?)，其實沒你們想嚴重，像我們也會看電視。(受訪者 C 小姐)

社會印象就是很友善很有禮貌，就像我們在影片看到那樣。(受訪者 D 小姐)

社會印象呢因為大陸宣傳，台灣是寶島，我也覺得台灣是有禮貌的，程度比較高。(受訪者 G 小姐)

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對於社會印象有較明確陳述的，但也大約只有經濟印象人數的一半，但上列出的一些受訪者感受，也出現一個趣味的共通點，對於台灣社會印象不錯，多半還是從傳播媒體上頭收到的訊息，可見當時想要知道台灣的訊息，還是來自官方較多。

(三) 政治印象

從各受訪者還在大陸時，對台灣政治的反應，可以觀察出，雖然是受過統一教育，但同時也對台灣經濟環境有想像，在這個階段，的確存在些微的政治意識，但展現的強烈度，或是顯露在外的表現度，都不會特別強烈。

那時候我就知道，大陸跟台灣，是大哥和小弟的關係，均分不了，所以你跑去那邊，我在這邊，我是一個這種觀念，本來就是一家人的觀念。(受訪者 J 小姐)

政治印象，那時候真的完全不會去想，課本教都是同胞。(受訪者G小姐)

綜合由上列觀察可得出的討論，大陸籍配偶在來台之前，如果提到對台灣的政治印象，其所呈現出來的說明比社會印象還少，更遠不如經濟討論熱烈。對於不少人來說，來台之前，畢竟處在專制國家，對台灣政治印象較為模糊，大家存在著多半是對台灣的經濟生活的理想，也因此，願意嫁到台灣跟對台灣政治的想像，並不見得會有直接的關聯性，或許，經濟生活還是關鍵原因。另外，依據本文受訪者，嫁到台灣時間推測，大致在民國 87 年到 97 年(1998~2008 年)期間，綜合受訪者說法，大陸對於兩岸關係的教育模式，雖然強調統一，但也會介紹台灣地理景點，再搭配上台灣的戲劇電影播送，讓這些大陸籍配偶嫁來台之前，實際對政治關注強度，的確是不強烈。這也就是說，促使大陸配偶來台產生來台意願的因素中，對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正面印象，要比對台灣的政治發展印象來得直接。

第四章 訪談結果分析與歸納——來台後的台灣印象

不少大陸籍配偶帶著不小的憧憬，飄洋過海來到台灣。雖然在大陸時對於台灣經濟社會印象普遍良好，但真正到台灣後的生活，就開始面對各種環境狀況衝擊，包括婚配家庭的適應狀況、離鄉思鄉的環境調適，重新融入不同的政治體系，都是大陸籍配偶來台得面臨的挑戰。尤其本文接受訪問的大陸籍配偶，來台時間大約都在西元 2007 年前後，當時我國對於大陸籍配偶身份證取得年限規定，分為探親→團聚→居留→定居四個階段，至少要有 8 年的時間才能取得身份證，團聚期間才能加入健保，另外在工作權的部分，則是在居留期才能申請⁴。這些社會生活的適應以及相關權益的種種限制，會不會造成大陸籍配偶在認同程度上產生動搖，或者是會有不同的發展趨勢，也是本文想從各層面，要探討的狀況。

第一節 來台後台灣印象之資訊來源→來台初期

(一) 訊息來源：家庭

相較於原生家庭，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後，首當其衝就是需要花時間和夫家磨合，由於兩岸特殊的歷史環境因素，大陸籍配偶在大陸，所接受到的學校教育描述的台灣形象，和台灣人所讀的歷史地理，也許在景觀介紹部分沒有太大衝突，但政治意識全然不同，這在大陸籍配偶夫家的家族談話中，由於不同的政黨認同理念，矛盾點可能就此呈現。此外，大陸籍配偶相較其他外籍配偶來講，對於國語文的操作能力具有一定的優勢，若不是嫁入全台語溝通的家庭，溝通上的確較其他外國籍配偶，如越南、泰國等，容易許多，但即便有語文上的優勢，在日常溝通的過程中，也會必須面對一些表態式的詢問或對話，因此，從這些互動中可以觀察出來，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的家庭後，所接受到的台灣印象訊息，不論互動對象為何，這時不再是聽說，而是親身的直接感受。這些感受對大陸籍配偶來

⁴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在民國 98 年 8 月曾進行修正，在修正前，大陸籍配偶取得身份證時間，需要至少八年時間，較其他外國籍配偶六年時間要多兩年，民國 98 年修正後，取得身份證時間縮短為六年，居留期間不用申請工作證，即可工作，較過去出現鬆綁的趨勢。資料來源：大陸配偶在台生活手冊

講，會與其原有(在大陸時期)的台灣印象產生對照作用，也進而影響、甚至重新塑造新的台灣印象。

舅舅偶爾講，他有一次講什麼，早期啊國民黨有拿一些黃金來，來了以後又怎麼怎麼的，(舅舅也自稱)他們是這邊本土的人。(受訪者 A 小姐)

公婆家他們問我家裡有沒有電視機，我覺得這是很可笑的問題，我覺得台灣人怎麼會這樣問我，我剛開始不懂，我才知道原來台灣人看大陸，這麼落後。(受訪者 D 小姐)

公婆每天看電視，嫁來第二天就問我，你家是不是住山上，有幾塊地，有沒有買到肉吃，這真的太…。就是看電視影響，對大陸印象太物化了，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受訪者 G 小姐)

從來自家庭台灣印象當中能觀察出，也許是好奇或是認識的開始，大陸籍配偶可能遇到，主動討論兩岸關係，甚至觸碰到政治議題的可能性，像是 A 小姐夫家的親友所說的歷史，A 小姐在大陸可能完全沒聽過，來台灣後首度聽到這樣情形，可能就让 A 小姐去思考，在大陸時期的認知是不是和現在台灣出現了落差。另外，D 小姐和 G 小姐，則是對於婆家的說法感受到部分台灣人對於大陸的印象，且是帶有物化印象，可能認為大陸經濟環境差，這相較於前述討論過，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半對台灣社會印象就是有禮貌，這是帶有單向的憧憬部分，但來到台灣後透過接觸家庭，卻出現了反差，甚至有被看不起感受，大陸籍配偶來台前的美好想像，可能就在來台初期，出現疑問，對台灣好感度，可能因此暫時大打折扣。

(二) 同儕

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少大陸籍配偶來台後，除了婚配家庭親友的互動外，也會開始在新的環境中認識、建立各種規模、性質大小不同的個人網絡，透過這些個人網絡可以更快了解新的環境、更快交換資訊、甚至形成特有團體成員彼此密切互動。除了這些個人主動參與的社會活動之外，台灣政府部門，如移民

署或各地方政府，也都會提供外籍配偶(大陸籍配偶也在內)相關的協助活動，以期使這些新住民可以更快融入台灣社會中。

對大陸籍配偶來講，透過私人網絡結交在台灣的新朋友，同時也會積極與同樣來大陸的配偶維持互動關係，藉此交換生活經驗。甚至在目前民間交流盛行下，大陸籍配偶也開始成立相關的協會和同鄉會。除了透過團體間的聚會，也隨著網路發達，利用微信也成為新的交友圈，這些成員不見得會真正見面接觸，但在微信中討論互通訊息，光是一個微信群組，就有三、四百個成員，而訊息的傳遞，其實包含了大陸與台灣政治經濟生活娛樂等各項消息，透過網路群組發送更快更及時。

通常都是在選舉的時候，朋友在一起講一講會講到(大陸籍配偶們)，是(會有意見分歧嗎?)，比較不會。(受訪者 B 小姐)

(微信群組)我從來都沒聊啦!都聽他們說話。(受訪者 I 小姐)

(三)公共場所-菜市場. 鄰居

大陸籍配偶在來到台灣後，生活的空間範圍都有可能成為吸收台灣資訊的場所，這樣的地點，不像是家庭一樣的固定相處環境，在公共場所，反而是隨機偶遇機會多，過程反而更顯出受訪者自身的觀察和感受，但在偶發的狀況下，如果與原有想像有很大差異時，也更能從大陸籍配偶在當下應對過程中，感受到自我的防備與自尊的適應問題。

大樓有些老奶奶很好，這裡很多老兵，他每天看到我，我就每天去有圖書館看書看報紙，他們說你會看懂字啊，我說我認識字呀，我本來就是有工作，辭掉過來的，有幾個阿姨說，他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你不要怕，我說沒有怕什麼呀!這裡面的人都對我很好。(受訪者 A 小姐)

有一種菜叫大陸妹啊，我覺得是一種歧視啊!我來的時候，我老公帶我去菜市場，告訴我菜市場是這裡，就去上班了，市場一堆 80 塊大陸妹，我就回頭看，以為人家罵我…。我知道這菜的名字之後，我再也不敢吃那個菜了，就因為這樣以後，我就經常看一些新聞，知道兩岸一些事情。(受訪者 A 小姐)

有一次買蔥抓餅，我要買的時候，有很多口味，我就一直在看，老闆娘就問我說看得懂嗎？我心想為什麼看不懂，我後來跟我朋友說，很好笑他問我看不看得懂，他可能以為我是越南的。(受訪者 B 小姐)

(四)工作場合

本文受訪者幾乎都曾經有工作或是與團體相處經驗，相較在大陸工作時，與同樣是大陸人士的互動，來到台灣之後，上班地點，很多也是台灣同事，也因此將面臨外來人士融入團體的適應問題。與台灣人互動就是獲取台灣印象訊息最直接的訊息管道，如果透過這個過程得到的相關政治資訊與其原有認知有差異時，大陸籍配偶最直接的反應通常有兩種，一個是選擇直接衝突表達想法，另一種則是不願多談避免衝突，但不願講的原因，也可能是曾經遇過衝突後，所做出的選擇。

我上的班都是家庭工作，你上你的班做你的事，怎麼去拉這些政治問題，你如果要講政治問題，你老闆也會說你在做什麼，不適合。(受訪者 F 小姐)

我之前上班，就有的師傅沒有素質，就叫我大陸妹，我說你再講大陸妹，我跟你講，我有姓，我今天告訴你了，他有一次又叫我大陸妹，我火大了，我說下次你再叫大陸妹，我就對你不客氣了。(受訪者 H 小姐)

像是 F 小姐不講敏感問題，說是老闆會認為不適合，在這個部分就有兩種可能，一個是自身遇過的狀況，另一個可能就是從他人身上聽說經驗，所得出類似自我防衛的應對方式，另外，H 小姐一開始可能並不想對於「大陸妹」的說法，有所表示，但最後仍是受不了，所以用強烈情緒表達不滿。這些都是大陸籍配偶來台前無法事先預想，直到親身經歷的社會互動後，也會對台灣印象有不同的想法，可能產生失落或是想像破滅，較為負面的感受或是反應。

(五)媒體

來到台灣之後為了融入新環境，大陸籍配偶也可能有藉由簡單、不需要與人互動的方式來了解台灣，這時候傳播媒體，不論是電視報紙雜誌甚至網路就是工具。透過這些傳播媒體，大陸籍配偶從中理解到當時台灣社會，如何定位台灣與

大陸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看待大陸人，當然也可以認識到台灣社會也許有某些讓他們都沒想像過的觀點，如何看待大陸籍配偶。

我一來台灣第二天，我看新聞說大陸新娘賣淫，我都哭了，我沒想到你們或對我們大陸這邊評價，是這個樣子，因為我們那邊都說很好，對我哭了，我還寫 email 投訴電視台說，報導不能那麼偏頗，就算有些是假結婚，你們應該均衡報導。(受訪者 G 小姐)

我覺得我常會在網路上看一些兩岸新聞，雖然我很少回去，但我還是要注意訊息，當然有飛彈演習的時候，我大陸同學都會說，趕快回來，他說要打仗了，我就會跟他們說不可能打的。(受訪者 B 小姐)

在大陸籍配偶來台後的初期階段，透過媒體管道一開始感受的台灣印象是負面訊息來得比正面多。像是 A 小姐雖然獲得鄰居的鼓勵和陪伴，是正面的，但恐怕還是帶有防備心某種壓力程度在身上，雖然在公共場合受到關懷，但另一個公開場合菜市場，卻得知有「大陸妹」這種菜名的經驗，感覺是非常沮喪；另外，其他大陸籍配偶透露的，也多半是較為受到歧視和委屈的印象，可見得這些狀況產生，都和他們在來台灣之前的想像落差太大，也因此負面情緒印象。

以前要台灣身分證，大陸的東西全都要放棄。可是我們那時候必須拿台灣身分證，你不拿台灣身分證，你在這邊工作是很不方便的，你在這邊福利，可以享受的都享受不到。可是現在大陸那邊，對嫁來台灣的，就不太有差別，現在來的比較幸福，差別不大。(受訪者 D 小姐)

剛來的時候，我覺得台灣還不錯，有 7-11 遍地開花，像我覺得思鄉的時候，就跑去羅東吃個麥當勞，看個大海我心情會平復，因為蘇澳是很鄉下的地方，既然來了，當然就以夫家為重，但是過了幾十年的時候，蘇澳的地方還是那個樣子，只是多了個屈臣氏，也沒有多麥當勞，我會覺得說為什麼現在景氣是怎樣，不是號稱亞洲四小龍以前。那為什麼永遠都是薪水時薪才 100 多塊。(受訪者 J 小姐)

透過和 D 小姐和 J 小姐的狀況來看，在這個階段，也有可能不斷拿自身在台灣
的遭遇，和以前在大陸生活的狀況相比，出現了思鄉落寞的情感狀況，這種情形
之下，可能不排除對於大陸認同度提升，台灣認同度下降。

第二節 來台後台灣印象之資訊類型→來台過程期

從上述的管道中觀察出，大陸籍配偶在生活中的適應中，開始注意來台前後出
現的形象落差，相較在大陸時，對台灣印象資訊類型較為單純聚焦在經濟和娛
樂，他們來到台灣後所關注的事務顯得更為多樣與複雜。

(一) 自身權益相關

大陸籍配偶來台後，與自身權益最相關，就是身分證取得期限，相較其他外籍
人士，四年就有機會取得身分證，大陸籍配偶來台在初期法規的規定上，需要居
住滿八年才能取得身分，到民國 98 年行政院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後，取
消八年當中的兩年團聚期，大陸籍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才縮短為六年。過去想要
有工作權，也得在台灣居留六年才能取得，這樣規定也一併在民國 97 年修法，
改為合法來台依親就能有工作權，另外也包括財產繼承權。而本文受訪的大陸籍
配偶來台時間，幾乎都是在民國 97 年以前，在身分證取得上繁瑣，因此不滿情
緒的最大宗，對政府最不友善的感受，就是身分證取得。

因為年齡限制工作限制，一開始就卡到我，阿扁時候就完全耽誤下來
我到現在都沒正式參加工作過，現在年紀又大了，更難融入。(受訪者 G 小姐)

政府就是不太友善，友善就好了，(藍綠)就一樣了嘛!印象最不好就是身分
證。(受訪者 I 小姐)

來了以後要注意看，我的護照有沒有過期呀!因為我們那時候半年就要回去也!
對呀!還有什麼時候要拿到身分證。(受訪者 J 小姐)

就覺得說為什麼，那還有說我們是 6 年拿身分證，但有 4 年就能拿身分證 又
是為什麼，不都是新移民就會注意，注意到是自身的權益問題。(受訪者 J 小姐)

大部分受訪者對於身分證取得期限的感受，也反應在對政府印象中，這也幾乎是在提到政府對於大陸籍配偶友善程度感受時，受訪者最深刻的負面印象之一。像是 A 小姐，13 年前來台灣時覺得不友善，過了幾年後，開始覺得友善多了，當時的背景，她個人認為，關鍵就是在於民國 97 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鬆綁，身分證取得時間縮短，她就是在來台六年半到七年之間取得身分證，為此有了改觀，而隨後政府開辦部分學習課程，也是政府措施友善程度的進展，當歧視感覺有了改變，認同的程度也有機會因此提升。

現在新住民政府也蠻重視的，會上一些課程啊！我在前任總統出來的時候新住民開了很多課程，我去上課。(受訪者 A 小姐)

像我們自己很多大陸籍配偶也在說，台灣對我們真的很好，有很多免費課程可以學，就是我是說真的像政府啊！也有一種學技術，很多人都說很好，我學過廣播。(受訪者 B 小姐)

(二) 兩岸關係相關

礙於兩岸政治歷史微妙關係，大陸籍配偶嫁到台灣後，普遍都承認對台灣大陸互動關注程度都提高，相較來台前對台灣文化資訊的正面感受，真正來到台灣後，經常是以另一個角度，來得知兩岸間的資訊。

我們叫生菜，這邊叫大陸妹，我知道這菜的名字之後，我再也不敢吃那個菜了，就因為這樣以後，我就經常看一些新聞，知道兩岸一些事情。(受訪者 A 小姐)

有一次我搭計程車，司機說聽你口音就是偏藍的，當時我藍綠我都搞不清楚，他說你們這些人以後就是(投藍)，我說藍跟綠是什麼。(受訪者 A 小姐)

這來台之後，在等待身分證取得的這段時間，是大陸籍配偶所謂的過度期，在還沒取得身分證當下，以及生活衝突，認同感受較難提升，但一旦有獲得正向回饋，包括政府可能是政策的鬆綁或是取得身分證後，對於身分證年限取得的不滿程度，就會隨之下降。

13年前不友善，現在 ok。身分證對我沒影響，馬總統上來後，剛好八年改六年，本來是十年改八年嘛，我剛好是六年半第七年拿到，對我沒什麼影響。現在新住民政府也蠻重視的，會上一些課程啊，我在前任總統出來的時候，新住民開了很多課程，我去上課。(受訪者 A 小姐)

像我們自己很多陸配也在說，台灣對我們真的很好，有很多免費課程可以學。我是說真的像政府啊，也有一種學技術，很多人都說很好，我學過廣播。(受訪者 B 小姐)

第三節 來台後台灣形象之內容→來台後期

大陸籍配偶，初步來到台灣，不論是在家庭工作，都會有衝突磨擦的可能，但隨著磨合和社會生活習慣摸索，大部分的人終於取得身分證，大陸籍配偶在台灣生活多年後，不論還有婚姻關係與否，還是有很多人仍選擇繼續留在台灣生活，此時的台灣印象，不像是一開始，只是單方面的吸收、衝突和決定要不要認同，在台灣生活多年後，形象感受其實也會開始出現各方面的比較。

(一) 經濟印象

在經濟印象當中，本文大陸籍配偶來台前，絕大多數認為台灣經濟的確是很好，也是婚嫁的部分原因，但隨著到台灣生活數年後，感受卻幾乎是一面倒的出現逆轉。像是來自廣東的 B 小姐，在來台前曾讚揚台灣是一個做夢的地方，但來台後，對近幾年的經濟印象打折，心裡感受出現不小變化和轉折，另外 E 小姐，也聽說嫁過來比大陸好，現在感嘆差多了，就是明顯帶有經濟的願景來到台灣，真正歷經過後，卻透露失望的心情。事實上，大陸近幾年經濟狀況活絡，發展迅速，也不排除是經過兩岸比較，而得出的結果。

先生是做裝潢，以前剛來很賺，現在不行了，他以前很好賺，就是我剛來那幾年，好像錢就一直進來，現在我就是覺得不好做。(受訪者 B 小姐)

(經濟印象)覺得經濟還 ok 吧，那時候，現在覺得經濟很差，來之前好像覺得台灣蠻先進的，結果來了之前覺得，其實很封建。(受訪者 E 小姐)

經濟當然是好，也是聽說，嫁過來也真的比大陸好，現在就輸多了，真的!(受訪者 I 小姐)

(二) 社會印象

在社會人際互動印象部份，大陸籍配偶來台前所認為的是具有禮貌與素質高，但實際和台灣人接觸後，卻也發現並不是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皆是如此，也產生不小的差異。然而，整體而言，透過和大部分的台灣人相處後，還是感受到友善居多，有批評的部分多半與政府措施有關，和民眾之間多半是持正面肯定的態度至於在社會印象中，從政府的政策到和人民間的相處，大陸籍配偶難免會有衝突和不满，但一旦有利的政策，或是互動的改善，在這個部分的好感度，較經濟方面就顯得好很多。

像我們自己很多大陸籍配偶也在說，台灣對我們真的很好，有很多免費課程可以學，就是我是說真的像政府啊，也有一種學技術，很多人都說很好，我學過廣播。(受訪者 B 小姐)

真的有遠見的台灣人，看到我們是很熱情很佩服的，可是就生活在底層的反而看不起我們。(受訪者 D 小姐)

(三) 政治印象

政治印象是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印象最薄弱的區塊，但來到台灣後，透過各方面的不論是正面或負面感受的接觸，觀察和討論程度，已經不輸給經濟和社會印象。

台灣一打開電視全是政治新聞，(來的時候有嚇一跳嗎)，有…在大陸看都是娛樂和明星，但這裡的政治人物是明星。(受訪者 G 小姐)

(來之前)，我們比較不會去考慮政治那塊，政治不是我們考慮範疇，結果就來了，但來了之後，咦怎麼是這樣子的，現在就更覺得亂。(受訪者 D 小姐)

在大陸籍配偶來台後，和來台相比，綜合而言，有不少事件的確都會大陸籍配偶顛覆印象，在政治印象中，從來台前可說是最沒印象的，來台後卻普遍印象深刻，甚至觀察也都很深刻。而相較於大陸的具有高度威權的制度特色，台灣民

主化過程所帶來的快速、多元以及劇烈的政黨競爭型態，對大陸籍配偶來講應該也是最深刻的政治印象。

第四節 來台後政治參與之形象內容

不論在台灣生活後，對於台灣形象產生什麼樣的落差改變，對大陸籍配偶產生衝擊，落差最大的可以說就是政治，政治部分尤其是投票與政黨選擇，絕對是大陸籍配偶在大陸生活時，沒想到過的台灣參與，本文訪談的大陸籍配偶，在台灣也待了十到二十年，都已經過了可以領取身份證的機會，大部分大陸籍配偶，選擇領取身分證，公民權的參與也有一定的程度，但卻會因為所處的環境而稍有不同。在一般印象當中觀念裡，大陸籍配偶可能傾向國民黨、新黨甚至親民黨居多，但訪談中得知這群大陸籍配偶有較多元的變化，有部份的人跟丈夫的觀念趨近，但也有些人出現差異。

我第一次投票，我老公還教我哩，說一定要蓋這個。(受訪者 A 小姐)

他以前是比較支持民進黨，現在應該也變了吧，現在算中間選民。(你怎知道他現在比較中間?)，因為我們談論一些話題時，就會有變化。(受訪者 D 小姐)

我說不要，我們不用靠黨派我們靠自己，後來就一直沒黨派，總統我老公應該還是投國民黨。他還是國民黨，他叫我投給誰，我也不會理他，說了也沒用，我說國民黨又怎樣。(受訪者 I 小姐)

從以上的說法，可以看出大陸籍配偶和另一半對政治傾向差異，部分大陸籍配偶傾向會冷處理且不見得要改變自己的想法去迎合對方，甚至過程當中還可能表達自我意見立場，另外，決定大陸籍配偶投票的原因，除了政治認同程度外，進一步分析，大陸籍配偶在行使投票權過程中，除了政黨喜好度考量外，也出現所謂「形象表現」的觀察點。

但像柯文哲，我是有投他，(為什麼?)，因為他是素人才投他，我們想法都是想看別人進步。(受訪者 B 小姐)

個人立場我不知道啊!像某某民進黨議員我覺得順眼，有時候我們是看感覺，有些不認識的人，我們也不知道選誰，所以都亂投。(受訪者 B 小姐)⁵

蔡英文就是上一次，馬英九也有，(原本投國民黨馬英九後來為什麼改投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二年前，可能是因為蔡英文是女的吧!(你那時候覺得還不錯的感覺?) 可能是女的關係吧! 對對對，好像是這樣。(受訪者 C 小姐)

總統不會投給民進黨，我就是怕，他們說獨立，百姓就糟糕了，我(2016)這次投一個最無用的，就是廢票了，投立委我會投給民進黨。(受訪者 H 小姐)

有關在台灣投票經驗，大陸籍配偶參與度相當高，在十位受訪對象中，除了兩位沒有身份證的對象，其餘八位都經常行使投票權，看看上述投票狀況，大陸籍配偶在台灣生活一定時間後，政黨屬性已不再是投票最大考量，在這個時候，反倒是候選人形象，還有對於期盼換人來做有改變，才是選擇最大原因，即便民進黨過去往往帶有台獨色彩，但部分大陸籍配偶還是願意在不同層級的選舉，投票給民進黨參選人，以描述上來說，這群大陸籍配偶，在選舉時的思考模式是不管黨派以人選為主，只要個人的表現受到肯定，政黨標籤就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我所看過都是男的當總統嘛!我就想說，所以投給女的試試看，(不會在意她是不是民進黨 你還是投她)，沒有，我基本上都是對人，(你那個時期對她的印象是還不錯?)，還不錯，對。(所以也不會擔心是民進黨?)，像柯 P 我也投過他，但是這一次市長我絕對不會去投他，我不想去投，(為什麼)我如果這一次要去投的話，我這一次會去投國民黨。(受訪者 C 小姐)

議員我老公看誰有做事，就投誰，現在誰在幫我，我就會說你們要支持誰，不要說什麼，下次誰再幫忙我，要我支持誰就支持誰，(可能要投民進黨總統)看政策，如果有做事，我就不排除了。(受訪者 H 小姐)

趣味的是，大陸籍配偶投票意向的確有可能受到丈夫、枕邊人或是朋友的影響，但有些大陸籍配偶在投票的概念上，卻感受到丈夫政治認同程度，比來自共產國家的自己還要深刻，像是 I 小姐過世的丈夫，生前是無黨籍里長，曾是國民

⁵ 為使訪談內容不會明顯涉及特定人員資料，此處將該議員名字改以所屬的政黨來替代。

黨員，雖然沒有受到國民黨提名，還是選上里長，在此之後 I 小姐的感受就是應該以無黨自居，但丈夫對於國民黨似乎還是有認同。

他還是國民黨，他叫我投給誰，我也不會理他，說了也沒用，我說國民黨又怎樣，我老公是國民黨員，但國民黨很現實，以前我們這裡的里長是國民黨，選舉當然你就是國民黨支持國民黨，你這個老黨員他沒有支持你，第二次你選上了他就要叫他來國民黨優先提名你，我說不要，我們不用靠黨派…但總統我老公應該還是投國民黨。(受訪者 I 小姐)

上述受訪者，都是取得台灣身分證，並且有固定投票行為的大陸籍配偶，在政治認同與變化的展現，取得身份證前，大陸籍配偶也許對台灣政策狀況，也許有許多意見，但其實就在取得身份證後，根據訪談結果，對於台灣生活認同度還是有提升的狀況。大陸籍配偶在來台前，雖然受到了大陸課本教育，兩岸需要統一，但在來台取得身份證之後，明顯得出現看法落差，全都不贊成武力統一，可能和經濟或自身利益為考量，不過，即便還有統一思想的人，普遍都認為小成本統一，所謂的小成本是以經濟逼政為主流，不涉及軍事問題，而另外至少一半以上認為可統可不統，對於現狀並沒有強烈改變的需求，也能顯現出，大陸籍配偶在台生活習慣已逐漸融入。

我覺得現狀就好了，獨立我覺得，現在還沒這個氣候可以講到獨立，(但是你會尊重嗎)，我都尊重，(可以接受嗎)我可以接受，沒有不接受的道理，因為我在這邊這麼久了，真的也是最黃金年齡都在這邊度過，所以沒有不接受的道理。(受訪者 C 小姐)

(台灣獨立了你能接受嗎)我可以接受，但我不代表其他人，但我覺得前提我們生活要過好，(不管選出政府是藍綠誰獨立)我都 OK。(受訪者 J 小姐)

台灣獨立我也可以接受，但就是說，現在不可能獨立，我是這樣覺得，但要是能獨立，我也會接受，獨立我會住兩邊，兩邊還可以走，(如果只能選一邊)我女兒在大陸，我還是會回去。(受訪者 H 小姐)

從訪談也得出一旦大陸籍配偶曾經有投過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經驗，在選擇上對於固定政黨的執著度就會降低，但若是傾向國民黨屬性的大陸籍配偶，則投票意向較為固定堅持，也是政治社會化強度的展現。但即便如此，對於泛藍認同度較深的大陸籍配偶，仍能夠過朋友間流傳的經驗，或是本身接觸的經驗，對於不同黨派的政治人物好感度提升。

在姊妹聚會有聊到這個問題，上次有個事情，找了一個議員，她處理事情很快，那一個？我們姊妹聊，有什麼事找國民黨會拖拉，民進黨的人去找他，他很快就幫你處理，是我花蓮一個朋友說的。（受訪者 A 小姐）

私底下有他是民進黨，但我們是好朋友，我遇到問題，去請教他，他給我幫忙，對我來說基層的，他是綠還是藍關係不大，但是最頂上的，我一定是投給國民黨…他那個是選代表里長那種，他掛的是穿綠色衣服，對我來說，我就很理解啊！可能這裡綠色選民多，可能他為了要選上，他就穿綠色的，但是他真的有替人服務，我就覺得 ok！

總結來到台灣後的大陸籍配偶，從開始適應環境到融入過程，在大陸時，經濟印象最為深刻，但來到台灣後在經濟部份，卻出現反差感受，也因此反而對於政治的關注度提升很多，加上權益的爭取與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若是政治人物或政黨，展現出站在同理角度，甚至幫忙爭取，大陸籍配偶的認同度就有機會轉移提升，而大陸籍配偶投票意願也不低，在這個部分，可能是在大陸沒有這樣的政治制度，來到台灣後，尤其取得身份證需要時間煎熬，在行使投票權上，也間接展現是自身在這塊土地獲得認同的表現之一，所以即便大陸籍配偶，也許在台灣環境政治態度不如在同儕裡頭外顯，但仍有受到同儕和非同儕者影響的機會，而時間待的越久，對於台灣的政治文化越有獨特見解，在這個階段受訪者一致感受，強調大陸不可能武力犯台，對台灣政黨政治藍綠接受度大增，都可見得，大陸籍配偶的政治認同，會隨著所在台灣居住時間的長久，產生一定程度的融入變化。

第五章 來台前後政治定向的變化

來到台灣的大陸籍配偶，在受到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衝擊，經過長時間的調整和適應，就是再社會化的過程，本文訪問的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後，分別有深淺不同的政治認同，到了台灣受到不同適應衝突過程後，是否會因為遭遇了不同來源的社會化資訊而對台灣認同產生強弱不同的變化、甚至是實質方向的改變？在本章當中，將針對前面兩章有關大陸配偶來台後後的台灣印象以及認同內涵進行比較，以瞭解大陸籍配偶來台後，如何在台灣與大陸關係重塑其政治定向。

第一節 大陸籍配偶台灣認同的變化

在經過與受訪者深度訪談後發現，本文受訪者來台前普遍對台灣政治認同並不高，或是帶有隱藏色彩，但來台後，仍有部分的人出現對台灣高度的政治認同，經過內容的分析，多半是基於生活體驗和現實考量。但是如果大陸籍配偶尚未來台，對台灣的政治認同印象低者，來台後如果又更多接觸政治訊息的機會，則其對台灣的政治認同會提高。另外，本文的受訪者原本對台灣認同低，而經過在台灣的政治社會化後，卻也出現了對大陸認同極度增加，甚至不願領取台灣身份證，選擇繼續使用大陸身份證，在台灣使用居留證的狀況，在這部分多半是因為在生活上或是經濟上遭到挫折，或是歧視感大過正面感受，因此懷念起在大陸的生活，但因為婚姻家庭子女關係，繼續留在台灣。

如果進一步就大陸籍配偶在政治相關態度的轉變方面來看，台灣的政黨差異對大陸籍配偶的台灣認同並沒有必然性的影響，傾向支持泛藍的大陸籍配偶，對於統獨的態度並沒有特別強烈的傾向，反而也是就生活現實體驗，所提出的感受，就從對於台灣大陸是否需要統一的態度可以看出狀況。摘要這些受訪者的態度可以成為如表五～一所示。

表五～一：大陸籍配偶的政黨支持、統一/獨立偏好與自我認同

大陸籍配偶	支持政黨	統一/獨立偏好	自我認同
A 小姐(廣西)	非常支持國民黨	可統可不統	台灣人
B 小姐(廣東)	非常支持親民黨	小成本*或可統可不統	兩者都是
C 小姐(上海)	看人	小成本或可統可不統	不特別界定
D 小姐(四川)	普通支持國民黨	可統可不統變成小成本	不特別界定
E 小姐(四川)	都不支持	可統可不統	中國人
F 小姐(安徽)	非常支持國民黨	小成本	中國人
G 小姐(廣東)	普通支持親民黨	小成本	中國人
H 小姐(江西)	非常支持國民黨	小成本或可統可不統	兩者都是
I 小姐(廣東)	其他政黨	小成本	不特別界定
J 小姐(上海)	非常支持國民黨	可統可不統	兩者都是

註：*小成本在此指的是傾向統一，但完全排除武力統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雖然訪談個數少無法進行全體推論，但是從表五～一可以看出，受訪的大陸籍配偶中，堅持統一的人只有三成，而這三成的大陸籍配偶，對於統一態度，也是傾向小成本，也就是絕對不要戰爭，至於選項比較強烈的不惜任何代價要統一，在十個大陸籍配偶當中，完全沒有人選擇這個選項，這也顯現出，大陸籍配偶對於國家認同的部分，的確有程度的呈現，考量後還是屈服於現實，畢竟這是自己和丈夫孩子所生活的地方。

另外，在表五～一中，根據大陸籍配偶大部分的說法，堅持自己是中國人也只有三成，不過，在這裡也要特別解釋，大陸籍配偶對於中國人台灣人這樣的說法，有半數的人，認知上通常以出生地來考慮回答，而較少帶有政治意識的回答，即便如此，至少還是有過半以上的大陸籍配偶，並不堅持自己是中國人，顯示來到台灣後，仍受到再社會化的不小。

除了前述政治態度的轉變，大陸籍配偶來台後，可以同時體驗兩岸不同的政治制度，這樣的制度差異對大陸籍配偶來講，同樣也是影響其政治認同的因素之一。事實上，不少大陸籍配偶在台灣生活後，也的確會拿台灣大陸的政治生活經濟狀態來做比較，尤其是政府制度，在比較後，可能出現對台灣政治認同高度提升。如以下表五～二所摘列的內容所示，在本文的受訪者中，除了G小姐之外，多數儘管不一定會明顯排斥大陸的政治生活，對台灣的政治生活面向，則多數抱持可以接受的立場。

表五～二：大陸籍配偶對台灣大陸政治差異接受度

大陸籍配偶	政治層面的差異
A 小姐(廣西)	喜歡台灣對大陸不排斥
B 小姐(廣東)	喜歡台灣對大陸不排斥
C 小姐(上海)	喜歡台灣 不喜歡大陸
D 小姐(四川)	喜歡大陸 不喜歡台灣
E 小姐(四川)	喜歡大陸 不喜歡台灣
F 小姐(安徽)	喜歡台灣對大陸不排斥
G 小姐(廣東)	兩者都不喜歡
H 小姐(江西)	喜歡台灣對大陸不排斥
I 小姐(廣東)	喜歡台灣
J 小姐(上海)	喜歡台灣對大陸不排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我覺得各有好處，民主就是比較自由，我們中國大陸制度，也有他的好處一黨執政，上面講了算，就沒那麼多考慮，太自由會吵吵鬧鬧，我覺得各有好處啦!(受訪者 A 小姐)

(台灣好處)言論自由，你在大陸就沒有這個言論自由，講錯話會那個(處罰)耶。我會喜歡這個(台灣制度)，因為我在這邊太久時間了。(受訪者 C 小姐)

我喜歡台灣的生活，不喜歡政治制度，我喜歡大陸的政治制度，但不喜歡大陸生活，我覺得大陸的政治制度，其實大家心都要統一到一個方向，我覺得這是蠻好的。(受訪者 D 小姐)

我覺得選舉就是把人整瘋，大家就使勁砸錢，我覺得人有時候，還是需要一點強制性的，就跟小孩一樣，不對就是要強制他，長大才有規矩。(受訪者 E 小姐)

中國再怎麼說是單一政黨，(覺得集權)對，但台灣又太自由了，而且發展到現在會民心渙散，這樣比較不好，社會不會進步。(受訪者 G 小姐)

台灣政治方面比較稍微好一點，他因為多黨有監督，大陸是一黨執政，一黨執政說了就算，沒有什麼否決，台灣政治有民主比較好一點。(受訪者 H 小姐)

台灣政策還不錯啦，就是生活條件，台灣真的不錯，治安也不錯，喜歡台灣，大陸治安超不好，你帶一條項鍊他們會搶，以前不好，現在就不知道。(受訪者 I 小姐)

因為專制有專制的一個黨，貫徹力比較好和執行力比較快，台灣的民主制度比較好，但有一些變質。(受訪者 J 小姐)

就具體大陸與台灣的制度比較來看，幾乎本文所有大陸籍配偶，一來到台灣時，都肯定台灣的民主政治和投票行為，對於不少大陸籍配偶來說，大陸政府專制一黨獨大容易有特權，較難有監督力量，不過，隨著生活在台灣一段時間，即便對於台灣民主有肯定，但大陸籍配偶也透露出一些想法，包括台灣政黨間的競合轉變成惡鬥，讓部分大陸籍配偶頗有微詞，不過對於台灣的生活模式，大多抱有肯定的態度，但也可以看出，大陸籍配偶在政治認同上和再社會化過程，左右想法的關鍵仍是經濟和生活掛帥。

第二節 認同與再社會化衝擊種類

(一) 變化過程——適應的衝擊

綜合分析認同再社會化強弱的變化的結果後，大陸籍配偶發生認同和再社會化的原因，透過訪談來台前後比較，能歸納出大致狀況，透過分析這些變化形成原因，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要如何提高這群移民對台灣的認同。根據本文受訪者在訪談中透露，來台前對於大陸台灣互動不太有積極關注度，但隨著來台後，關注台灣大陸互動的意願大幅提升，即便過去選擇完全不注意的人，也會開始變成不太注意，其實就是有相當程度的關注，歸納原因，在這個時候，大陸籍配偶帶著對台灣正向的想像，卻開始受到衝擊挑戰。

我不會去注意這個的原因是因為「沒用」，所以不會特別去注意因為台灣政策，就是對大陸籍配偶很不利啊！不會特別去注意這個。（受訪者C小姐）

因為我們來台灣，兩岸互動對我們都有影響，假如說我們人在台灣，萬一有個變動或者是牽動，影響我們最大。（受訪者H小姐）

有點注意，因為嫁過來就會想了解，是要獨立還是打仗啊，我的想法是覺得不可能打仗。（受訪者I小姐）

上述的C小姐，雖然口頭上說關心沒有用，但實際上是從完全不注意，變成不太注意，在關注程度上，還是出現一點變化，尤其說關心沒用，就代表可能嘗試過改變，可能狀況不如預期所以帶有失望的口吻，至於H小姐則是從來台前有點注意，變成非常注意，I小姐則是非常不注意，變成有點注意，從這些人前後對照，可看出社會化部分開始產生部份影響，在這個時候，對於大陸籍配偶來說，當大陸籍配偶接收到有利於外籍配偶的正向資訊傳遞，同時可能有助於大陸籍配偶對整個台灣觀感上有所助益。

（二）變化過程——生活的衝擊

上述來台初期，大陸籍配偶開始受到影響，他們到台灣生活，正如任何移民一般，求生存是第一要務，大陸籍配偶當然不例外，首先會在乎的就是生活和生存，除了家庭地位的奠定，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導致大陸籍配偶在身份證取得較其他

外國籍人士較久，受到衝擊後，也學會如何反擊和爭取，大部份的受訪者也表達出對於政治需求的主動反應。

有那種六改四(身分證)遊行，他們需要人，他們會叫我們去，都要戴著口罩，他們說就說，因為這種東西可能會在大陸播出，不要給大陸親人看到，蓋口罩戴帽子。(受訪者 B 小姐)

(當時還沒拿到身分證)原來倒扁，天天去綁布條…我們想說台灣政府那麼不好，引起民憤。(受訪者 H 小姐)

相較在大陸專制體制下，在台灣走上街頭表達訴求的過程雖然相當普遍，但訪談中也可以看出，部分的大陸籍配偶，擔心被大陸親人發現這些活動，也能推論出上街頭這個選擇是經過一番思考，畢竟在大陸政治專制體制下，抗爭抗議都是較為激烈且危險的行為，但來到台灣後，相較之下，卻是爭取改變的契機，從受訪者 B 小姐的反應，就能推測得知其對上街頭的做法在相當程度上仍有顧忌，但也因為生存跨出這一步，大陸籍配偶實質參與政治的體現，在環境衝擊下，做出了在大陸可能不會做的選擇(遊行)，此一過程就是再社會化的展現，若越是願意參與，再社會化程度越深。

(三) 變化過程——台灣家庭的衝擊

大陸籍配偶除了在自身權益的維護，嫁到台灣後，可能受到挑戰的，可能就是家庭適應問題。由於訊息的落差，很多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後，可能感受到來自家庭歧視的狀況，國語、台語、客語等語言溝通的問題，有可能透過學習改善，對於社會地位的印象，也能經過溝通後，有機會快速獲得平反。

我剛來的時候更奇怪咧!我婆婆在鄉下，把我關在家裡面，不給我出來怕我逃跑了，老公去大陸工作，我懷了我兒子，她每天都把門鎖了，我就站在窗戶看外面，把音樂放的很大聲，我就和我老公講，你和你媽媽講，我等等出門去買水果，後來我就每天看那個，民視台學幾句台語，和她對話。(受訪者 A 小姐)

我說你沒有去過大陸，他說有啊！他說我是問你們家有沒有（電視），我覺得這是很污辱人的，然後我就會很生氣地回，你乾脆問大陸有沒有人好了，為什麼這麼奇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是政治色彩濃厚的家庭，狀況可能就會變得複雜。這點也能從訪談資料中，看出端倪，如果就大陸籍配偶和大陸親友，討論兩岸是否應該統一，以及看法是否一致的政治問題，根據訪談對象透露，部分大陸籍配偶和大陸家人討論的兩岸政治的可能性，還是超越跟在台灣家人的討論。如果簡單地就受訪大陸籍配偶在此一問題的前後變化來看，如表五～三所示，可以看出變化幅度並不算小，也透露大陸籍配偶在此問題台灣家人的互動仍有所保留，這也可能是生活經驗所做出的判斷決定。

表五～三：大陸籍配偶與台陸家人討論統獨問題及看法比較

是否會與家人討論兩岸統一問題		
	來台前	來台後
經常討論		
偶而討論	3	1
很少討論		5
完全不討論	7	4
與家人在兩岸統獨立場的偏好差異		
	來台前	來台後
完全一樣	2	8
大部分一樣	6	2
大部分不一樣	2	
完全不一樣		

註：表格中的數字為人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表五～三受訪大陸籍配偶表達看出，事實上，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和大陸家人對於兩岸是否應該統一，頂多偶而討論，大多數呈現完全不討論的狀況，至於來到台灣之後，大陸籍配偶和台灣家人互動，完全不討論的部分減少，很少討論居多，但相較和大陸家人偶而討論的比例較高，大陸籍配偶和台灣家人偶爾討論的意願卻降低許多，之所以會讓其很少討論的狀況，除了對於政治較不關注外，有很大的原因是避免衝突發生。

很少啦，親戚他們會問會討論，我很少啦!但我很少參與這種的。(受訪者 A 小姐)

很少討論的原因，因為我覺得我們說什麼都好，不要說到政治，說到政治有分歧的時候，大家會心情不好。(受訪者 B 小姐)

因為會引起被污辱的話，像我以前公公是深綠的，他會..我常常受魚池之殃，他看那個政論節目新聞看完，就一直罵一直罵，就是說你們大陸怎麼樣怎麼樣，有時候我氣到受不了，就回那就叫你兒子不要娶我。(受訪者 D 小姐)

我跟先生很少聊，他對政治還沒我了解得多，他們老年人一天到晚看摔角，(他不是榮民嗎?) 是啊! 他都是看摔角不看新聞，他嫌新聞吵啊。(受訪者 F 小姐)

為什麼不聊，談這個傷感情，(為什麼婆家偏綠嗎?) 有一點點，公婆啦，公婆間完全不討論這個問題，但跟老公聊的時候，他是無所謂嘛。(受訪者 G 小姐)

台灣家人政治理念較為強烈時，可以看得出，大陸籍配偶多半不選擇正面衝突，這可能發生在大陸籍配偶還處於在經濟弱勢，包括還未取得身份證等原因有關，也可能本身對政治的意識並沒有強烈到想要爭取說明，另外，上述 D 小姐、G 小姐很明顯的不想與夫家造成齟齬，也是大陸籍配偶多半不願衝突的主因。但即便如此，訪問內容也出現的趣味的現象，大陸籍配偶和台灣家人對於統一與否的看法，討論度比起和大陸家人討論度低，很少討論跟完全不討論的比例，就在十位受訪者，有九人都是這樣看法，但是對於是否該統一的看法，卻是大部分一樣和完全一樣，在這個部分大陸籍配偶強調的對象，是枕邊人配偶。另外，大陸

籍配偶和大陸家人雖然不討論兩岸是否該統一的問題居多，但卻出現了部分，大部分看法和大陸家人不一樣的現象。

統一與否看法，我們沒有討論過，但是如果講說，我覺得應該是不大一致，不大一致才對。(受訪者 C 小姐)

(為何不大一致)我老實說喔，我雖然是大陸人，我現在也是國民黨，但我的看法喔，不管誰上台，哪一個黨派上台，最重要的是注意到老百姓，我們最基層的人的心聲，把那個經濟搞上去，這是最重要，是這個樣子。(受訪者 J 小姐)

這些變化的產生，其實很可能就是因為來自大陸籍配偶在台灣生活經驗，如何填飽肚子、改善生活，利於自己的政策或機會去哪裡找尋？除了生活外，當大陸籍配偶又認知到台灣的經濟發展沒有原有所想像的好時，就會出現可能遠比政黨政治重要的現實考量。又或者整體台灣環境在政治問題的對立上過於露骨，對於從外地來的大陸籍配偶來講，無須讓自身過於涉入這樣的政治競爭狀態中，轉移注意力，或者保持沈默也是一種適應方式。

(四) 變化過程——同儕的衝擊

相較大陸籍配偶在大陸時期的同儕指都是大陸人，在台灣的工作場合，或是朋友的生活圈，可能是同為大陸籍配偶的團體，或可能有台灣人，如此就有機會遇到討論政治的機會。本研究整理出訪談對象與這些同儕的互動情形，尤其是針對兩岸政治事務的看法問題，透過來台前後討論態度的比較，如以下表五～四所示，透露出大陸籍配偶在同儕團體的社會化的歷程之一。

表五～四：大陸籍配偶與朋友討論統獨問題及看法比較

是否會與朋友討論兩岸統一問題		
	來台前	來台後
經常討論		
偶而討論	1	1
很少討論	3	6
完全不討論	6	3
與朋友在兩岸統獨立場的偏好差異		
	來台前	來台後
完全一樣	2	4
大部分一樣	4	6
大部分不一樣	3	
完全不一樣		

註：表格中的數字為人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整體趨勢與前述家人的發展狀況類似，大陸籍配偶在來自大陸前，不和朋友同事討論統一與否問題的，也是佔過半人數，來台之後和台灣的朋友討論程度，雖然是很少討論居多，但也有時會討論的機率，可能比在大陸高出很多，不過，在這裡大部分會討論的多半屬於同樣來自大陸的大陸籍配偶，在團體活動中或是群組裡，可能促及到相關議題，大陸籍配偶在工作場合，多半也選擇沉默。

有時候討論，通常都是在選舉的時候，朋友在一起講一講會講到，
(大陸籍配偶們會有意見分歧嗎)，比較不會。(受訪者 B 小姐)

我現在正在工作，我會說我不是要隱瞞我是大陸人，我之所以不告訴你們我是大陸人，我不想造成困擾，在這裡已經生活 17 年了，有人還是一聽說我是大陸

的，就會問你家有電視嗎？所以我們都稱台灣某一部分人蛙民，井底之蛙住在井裡面，講台灣沒有見識的人。（受訪者 D 小姐）

因為這種事很敏感，就我本人來說，我是不會跟別人討論，那如果別人跟你問，那看大家嘛，就是按民主來講，大部分想統一就統一，不想統就不要統一，自己看喜歡那裡就哪裡，從大陸來覺得台灣對政治好瘋狂，你不談政治都是好朋友，談政治大家觀點不一樣，最好不要談政治。（受訪者 G 小姐）

一般同事不會討論，因為在工作當中，很多藍綠不一樣，黨派不一樣，你牽涉到政治就會有很爭論，有些爭論臉紅脖子粗，因為我看過別人爭論，我就很注意，我都不會討論這個事情。（受訪者 H 小姐）

我對政治比較沒有注意，因為我這是店面不要討論這一些。（受訪者 I 小姐）

從上述可以看得出來，大陸籍配偶對於環境和談話內容，在經驗累積或是工作場域下，都會做出少談論政治的抉擇，但少談論卻不代表都不關心，尤其和自身感受有關，還是會積極爭取。可以看得出來，大陸籍配偶，來到台灣後，和在大陸時，對台灣的生活想法，從期待轉為面對現實，面對著夫家朋友工作，一旦出現政治討論時，在內心出現了很多抉擇，這都是過去在大陸不需要做的選擇，但礙於現實環境，所以評估出做法，這時候不論選擇忍耐抑或是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大陸籍配偶的原來個性，或者是在台灣家庭生活的地位，都會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五）變化過程-原本國家認同的衝擊

在討論大陸籍配偶再社會化後，政治認同產生轉變過程，除了受到台灣生活過程各項影響外，在大陸成長期間內化在大陸籍配偶心裡的國家認同，在受到台灣環境衝擊後，究竟會產生何種變化會更強還是弱化，對此，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大陸籍配偶直系旁系親屬或者是本身，是否曾為共產黨員，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由於大陸官方的教育體系，讓人民在國小期間，就接受到相當明確的統一教育。雖然訪談過程中只有部分人流露出政治認同，普遍的人關注度則是相當低，

這可能說明了大陸籍配偶在即將來到台灣前，感受和注意度，多半放在家庭相處，還有準備調整適應的狀態，無暇去想其他方面，也因此使得政治認同問題，不見得會顯現在外。但其實在大陸這樣的政治制度下，家裡是否有黨員、對共產黨認同(也同時對大陸政治制度的認同)有沒有因此更強烈，這一個因素也是需要受到注意的，畢竟要成為共產黨員，對於共產黨其組織和理念必須要非常忠誠，因此大陸籍配偶不論是本身或是父母兄弟姊妹曾是或者一直是共產黨員，也不排除該種類的大陸籍配偶，黨國意識較一般人高。

表五~五:大陸籍配偶來台前與其家人是否為共產黨員

	曾是共黨黨員	非共產黨員	家人有共產黨員	家人非共產黨員
A 小姐	◎		◎	
B 小姐		◎	◎(爸、媽、妹)	
C 小姐		◎		◎
D 小姐		◎	◎(媽媽)	
E 小姐		◎		◎
F 小姐		◎	◎(哥哥)	
G 小姐		◎		◎
H 小姐		◎		◎
I 小姐		◎		◎
J 小姐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表五~五中可以發現，受訪大陸籍配偶本人曾經是共產黨員，或其親友當中具有共產黨員身分的比例將近一半，而就一般性的了解，在大陸專制體系中，想要成為共產黨員，並非像在台灣自由民主風氣下，想要隨性加入任何政黨一般容易，能夠成功加入共產黨，常常就會成為一個單位受到重視和栽培的對象，甚至經過黨國忠誠測試，因此，為了有更順遂的工作升遷機會，或是成為家族中優異的份子，加入共產黨可以說是一個證明方式，這也可以從大陸籍配偶口中，得知這樣的訊息。

我只是一個預備黨員，我還沒成為正式黨員，我就過來了，我 26 歲過來，加黨員還要經過一年的考核期。

不想加的原因是除了每個月要繳黨費以外，還要去學習，(學習什麼)，學習一些政治啊!像我媽媽常常丟一本書給我，叫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家有那種書蠻多的，有精裝本、平裝本。(受訪者 B 小姐)

如果在我父母年代，如果你是共青團，就是未來入黨種子人員，到我們年代已經不是，入黨不是競爭，但審核很嚴格，你在公司上班，有領導來跟你說，你很棒喔。你可能就是會入黨喔，你可能就會開始嚴格要求，自己言行舉止。(受訪者 D 小姐)

黨員要求很嚴格，他要考察你祖上有沒有是黑五類，還要考察政治成份，你才能加入黨員，看你家庭有沒有黑歷史，有沒有不好的，共產黨員都是濾過的。(受訪者 G 小姐)

共產黨它都是以學習能力很強，對祖國、對學校貢獻度很高的小朋友才可以，而且入黨的話，一般要大學畢業才可以。(受訪者 J 小姐)

從以上受訪者的分享，印證了在中國大陸要加入共產黨，有一些規範和考驗，不是主動就能成功加入，需要積極的了解共產黨思想，G 小姐也說明，還要得過濾身家狀況，資格嚴厲，J 小姐的說法是，能夠成為黨員前提是對團體有相當大的貢獻，這樣嚴謹的篩選機制，可能就會讓要加入這個政黨團體的人，本身必須對這樣團體有極高的認同，就像是 B 小姐所說，加入黨還有不斷學習的過程，就讀毛澤東思想等書籍，對於政治認同度有一定強化，另外就 D 小姐敘述，在學校生活還有所謂的共青團，這樣的組織也是政治理念傳達的團體，還有一旦被選中能夠入黨，就開始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可見入黨的這件事，會強化個人的政治意識。

但個人曾是共產黨員，來台前政治認同度，就是最強烈的嗎?在本文的訪問當中，反而家人本身曾是黨員的受訪者，或是生活環境經常接觸政治的人，比個人曾加入共產黨員的人，具有更深的認同意識，如表五~六所示。

表五~六：來台前對兩岸政治認同關注與態度

	來臺灣之前，注不注意兩岸互 動的消息？	來臺前，常不常與家人討論兩岸是否 該統一？
A 小姐	不太注意	完全不討論
B 小姐	不太注意	有時候討論
C 小姐	非常不注意	完全不討論
D 小姐	有點注意	有時候討論
E 小姐	非常不注意	完全不討論
F 小姐	不太注意	完全不討論
G 小姐	不太注意	完全不討論
H 小姐	有點注意	有時候討論
I 小姐	非常不注意	完全不討論
J 小姐	不太注意	完全不討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綜觀以上受訪者，除了 A 小姐曾是共產黨員，B、D、F 小姐，則是家人為共產黨員，認同強烈度，應該會比 A 小姐稍低，其他六人與家人都不是黨員，認同度應該是最弱，但根據訪談顯示，A 小姐來台前不太關注對台灣和大陸互動，也從未討論和台灣和大陸是否該統一問題；家人為共產黨員的 B、D 小姐，則是有時候會討論大陸和台灣是否該統一的問題；另外，個人和家中都沒有黨員的 C、E、G、H、I、J 小姐，和家人對於大陸和台灣是否該統一的問題，則是完全不討論，來台灣前注不注意大陸和台灣的互動，則是不太注意跟完全不注意，由此可推測，個人與家人有沒有黨籍，的確有可能影響認同程度的強弱。另外，雖然 A 小姐曾是共產黨員，但她來台前表現出的討論度，卻不如家人為共產黨員的 B、D 小姐，可見但來台灣前的階段，由於沒有涉及到不同型態的政治認同衝擊，因此在這個時間點，個人和家人是否是黨員，還算是隱性認同，在來台前不會特別彰顯。

除了共產黨員身分的因素外，透過訪談本研究也發現有部分的大陸籍配偶，在大陸生活時就有一些對政治或是體制上的質疑，這樣的質疑也成為他們在接觸另一個體制的時候，相較祖國的環境產生不同想法，甚至進而認同另一個環境。在本文的訪問過程中，有兩位受訪者表現最為明顯。像是來自廣東的 B 小姐，父親是過去曾經擔任政法書記⁵，在當地有相當高的地位，就她個人表示，平時出入都可以有警車接送，不過，在家族中，卻也因為曾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也讓她曾經對於政治認同產生疑問。

他們都是很聽黨的話，為什麼呢？像我剛來台灣，有回家的時候，我問我媽 我說媽你們會不會恨共產黨，我為什麼這樣子問他，因為在文革的時候，我外公他本身以前大陸有一個叫公社，他以前是公社的社長，也是幹部這樣子但是我外公的哥哥，他就是國民黨的，他以前在廣州那邊是憲兵隊的隊長，反正他就是國民黨的，但在文革的時候，對我媽媽來說是一段很痛苦的回憶，他就是會抓人去批鬥，因為我小時候有一點點記憶，也不是很清楚，有看到我外公有被抓去遊街，被人拿石頭砸 後來有平反的，有補一點錢，但在那年代那個錢也不會很多，我就覺得說，反正我外公也走了，因為這層關係叫抄家，我媽說以前那些美金，那些美金留都不敢留，半夜三更去把美金去燒掉，文革對他們來說是比較不好的回憶，像我們也不會打麻將，我媽說看到麻將痛恨，也是抄家，搜到麻將就說你們是資本主義啊！所以我們家沒有一個人會打麻將，（所以你問你媽會不會恨共產黨）他說不會，我為什麼要恨共產黨呢？共產黨還把我培養成這樣子，我媽在他們那個年代也算高學歷，我媽說培養成這樣子，我現在退休了還可以繼續領他們的錢，我想想也對齁！（受訪者 B 小姐）

來到台灣一陣子後，B 小姐返回家鄉提出疑問，可見得在台灣所得到的資訊，讓 B 小姐重新思考了認同的問題，雖然 B 小姐家族在當地，仍享有不錯的特殊待

⁵ 政法書記在大陸專責與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相關工作，本文訪問到的 B 小姐，父親具有律師資格，曾在司法院和法院任職，也曾進行公審，在當地是相當重要的高官。

遇，但在台灣長期生活的她，也因為生活便利較少需要特權，對台灣認同因此提高。

(那件事發生讓你覺得兩岸維持現狀就好)，譬如說我們在台灣辦事情蠻方便的，就是你去公務機關也好，出國也好去醫院，都覺得挺方便的，但是在大陸沒這麼方便，像我們去派出所開一個證明，我是因為我爸爸的關係，所以開什麼都很快，但我有很多朋友，他們回去開證明啊，他們都說花了多少時間。

(受訪者 B 小姐)

也因為對於台灣認同程度提高，B 小姐對於台灣政治參與程度，也跟著提升，不論是什麼黨籍的政治人物，B 小姐都能接受，但對於她來說，只要是讓她感覺有衝突對立的傾向，不論是什麼黨派，即便是大陸籍配偶為大宗的團體，也不能接受。

可是像賴清德，他還沒講出那個話以前，我覺得我還蠻欣賞他的。
(假設民進黨總統參選人你順眼，但他支持台獨能投嗎?) 不行..(思考幾秒)，或許說他能把經濟抓上去，我會考慮投他，譬如說賴清德，賴清德可能他在做市長的時候很好，但他講那個台獨的時候，我就沒辦法投他，(為什麼你不是可接受)，我是可以接受他講，但他講台獨就讓兩岸對立了嘛!

像是白狼張安樂，我很討厭他，但很多大陸籍配偶，都把他當神耶 他們組中華統一促進黨很多大陸籍配偶都加，他們問我要不要加，我說沒辦法，因為他做的事情，就是讓大陸籍配偶跟台灣人，常常都在對立，我說我沒辦法接受。(受訪者 B 小姐)

另外像是 C 小姐，在來台灣前政治認同度也不明顯，但來台後，意外因為居留證過期，過了十多年沒有身份證的生活，後來在政府在 98 年放寬兩岸人民條例後，C 小姐以女兒身份，重新取得居留權和身分證，也讓 C 小姐對於台灣認同度大增，再加上與遠嫁到美國的家鄉朋友探討，對於大陸的政治生活體制也產生質疑。

像我有一個女朋友，在美國生活他就非常恨共產黨，我另一個在新加坡生活的女朋友，也恨共產黨，我們三個人想法蠻雷同的，（你說他們恨共產黨）因為他們跟共產黨就是碰到一些事情…。回去他才發現一個問題是說，在那邊那個醫療，你沒有人還不行，你有人認識也不見得可以，你有錢你有紅包也是要塞得進去，塞不進去也不行，就是等等很多事情，再包括他後來又回上海，去投資什麼事情，就是行政一些程序，他們就是恨死共產黨。（受訪者 C 小姐）

而如果綜合十位受訪者訪談內容，可以發現大陸籍配偶待在台灣的時間越長越久，落地生根，除去政黨認同外，大陸籍配偶對台灣的認同也是越來越深，這當然也包括了生活習慣，雖然一年有往返家鄉一次左右，但生活方式和作息狀況，出現落差，也讓部分的大陸籍配偶感受到和家鄉出現疏離感，兩邊不是人的感覺。

有某些角度我們真的很可憐，為什麼，我們回去，他們認為說，你們台灣人怎麼樣，但是我們在這邊，你們大陸籍配偶怎麼樣，所以我們變成二邊都不是人。（受訪者 C 小姐）

C 小姐的話，其實也反映出絕大部分大陸籍配偶的心聲，在台灣好不容易適應了生活，部分的大陸籍配偶，甚至失去婚姻，仍留下台灣打拼，就是因為基於對這塊土地認同和感情，就算對於大陸，大部分的人還是有家鄉情懷，討論獨立或統一，但大部分思考的出發點，都早已是以「台灣」為出發點，台灣的經濟、台灣的政治環境、台灣的出路，要如何讓這群移民，成為台灣堅強的後盾動力，各單位還有許多努力空間。

第六章 研究發現、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透過深度訪談的內容了解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後的認同變化，對作者來說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在訪談中發現一些大陸籍配偶的說法想法，不同於一般台灣民眾既定認知，像是大陸籍配偶來台前對台灣的印象，多半是有錢友善，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途徑以外，還有一些大陸籍配偶的台灣印象，來自於當地台商，由於台灣到大陸投資已經行之有年，其實在大陸的台商對於這些大陸民眾來說也是一種台灣形象。另外，歸納起每個人的來台前後遭遇，會發現有不少共同點，甚至包括憧憬、適應過程、生活壓力，很多相近之處，其實，綜合訪問過程，不論大陸籍配偶對台灣政治政黨的偏好為何，大家在台灣經歷適應過程後，其實對於台灣認同度，普遍都呈現提升狀況。展現的方式，除了言談間內容，經常以台灣環境為出發點思考。以下歸納幾點發現。

(一) 台灣企業也是陸配來台前重要形象

大部分大陸籍配偶，來台印象除了來自學校家庭同儕外，和台灣人能真正接觸並得到直接互動的機會，來自在大陸設廠的台商公司，這個場域透過和來自台灣的台籍幹部或是和老闆的工作接觸，也是台灣印象可能來源之一。

(二) 大陸籍配偶從政意願變高

而來到台灣後，不少大陸籍配偶，已經在台灣待了十年以上，開始對於在台灣參政有了興趣，仔細追問背後發想念頭，除了一位受訪者，是因為丈夫曾經是里長，丈夫過世後，考慮接手丈夫服務鄉里的心願，但這個部分也許是為了生存，在某方面來說，也是因為得到當地民眾的肯定和友誼，進而讓她有信心和挑戰念頭；其他有兩位受訪者透露，希望透過自身對於政治的參與，改變外界對於大陸籍配偶一般的印象，也能改變生活的環境，這樣想要改變的積極和投入，都是對於台灣認同的展現。

(三) 在台灣待得越久 去除黨派支持 對台灣認同普遍提升

另外訪談過程中顯示，大陸籍配偶對剛來台時，對於取得身分證的年限，不如一般外籍配偶取得過程短，都頗有怨言。但隨著政府釋出善意，其實印象都能改善很多，像是一位因為居留證過期，在台灣十多年沒有身份的大陸籍配偶，當得知因為法律鬆綁後，透過移民署積極協助後，有機會能透過補辦重新獲得身份，她對於取得身分證年限的這件事，反而釋懷多了，甚至會去關注，到底是哪個政黨或是政治人物讓法條能有彈性，也因為自身的例子和受到的照顧，她認為在台灣有部分居留證過期的大陸籍配偶，不該抱怨在台灣遭到的刁難待遇，會發生這樣的事，多半是個人有問題，從此可以觀察出，大陸籍配偶在台親自體驗到的善意和幫助，就是認同的種苗。另外不少大陸籍配偶，也從政府在近年來開始推出的新住民課程，得到一些鼓勵，雖然這群大陸籍配偶，帶著夢想來台，適應過程衝擊不少，但在台灣久了依舊會想辦法走出去，這時候獲得的種種協助，也是再社會化的關鍵時刻。

(四) 不拿台灣身分證與統獨無關

至於訪談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大陸籍配偶表態，選擇不拿台灣身分證，也許在早期會被認為和政治因素最為相關，但根據訪談後發現，會有這樣考量的原因，多半並不是政治和意識型態，經濟跟出路問題是很大的原因，可見若是台灣的經濟條件或是生活條件，能夠穩定提升，就能得到更深的認同，就像這些大陸籍配偶當年從大陸時選擇來到台灣的原因和憧憬，當年和大陸比台灣經濟各方面優勢多，近來大陸崛起，台灣給大陸籍配偶的印象和感受反而遠遠不如從前四小龍的榮景。在台灣長期生活，終究要回歸到現實面；不過即便大陸籍配偶們，對於台灣的現狀，有擔憂有肯定，部分人政治立場比較堅定，但大多數都是希望台灣未來發展能更好，希望自己能成為受到認同的台灣人，這也是多數大陸籍配偶的願望，在對待這些來台十到二十年以上的大陸籍配偶，怎麼讓他們更感受到政府的善意跟肯定是相當重要的。

(五) 對台灣選舉投票抱持肯定且積極參與

再來透過大陸籍配偶選舉投票的觀察，也能發現，大陸籍配偶受過共產和兩岸統一的相關教育，照理來說，應該受祖國政治思想影響不小，但在台灣選舉投票文化的洗禮下，對於政治自主的意識也更為強烈，選擇投什麼政黨、什麼樣的政治人物，什麼是選舉觀察的指標，所有的大陸籍配偶都很有見解，不論他們選擇什麼泛藍泛綠或是無黨，就大陸沒有的投票制度來說，在台灣的大陸籍配偶卻是積極的運用，也就是再社會化的充分展現。

其實過去也有若干研究，對於外籍配偶和大陸籍配偶政治社會化過程，進行探討，像是張瀟芳(2011)，就曾指出大陸籍配偶，不論是族群或國家認同，改變受影響程度都比外籍配偶還低，這不排除是包括語言溝通優勢，帶來的結果。另外也曾有研究顯示，同樣來自共產黨的越南籍外配，對於政治認同的程度，卻比大陸籍配偶強烈，一方面就是因為嘗到自由滋味，但卻沒有特殊的歷史包袱。而透過本文大陸籍配偶，也展現一種趨勢，這些人在大陸的家庭環境不見得比台灣落後，但隨著定居越久，關注越多事務，仍有不少改變機會。

第二節 研究限制

許多大陸籍配偶在台灣，都處於經濟依賴的狀況，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制於夫家，尤其以仲介婚配，較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受訪者可能受於某些壓力，或是對於陌生環境所產生的恐懼，所呈現出不一定是自我內心的真正想法，因此在訪談過程中，必須更仔細觀察受訪者表情態度，另外，多以追問方式來盡量釐清。此外，近年來陸續有許多，對於大陸籍配偶或外籍配偶投票研究文獻，但本論文內容，期望從大陸籍配偶在大陸受教育的過程，還有對台當時對台灣認同高低，比較到台灣生活多年後的心路歷程，來了解社會化影響政治理念的關係和程度，但對於大陸教育政策研究的學術部份，參考部分可能會略顯受到限制。再者，目前大陸籍配偶多達 53 萬人，分布在全台各地，除了數量問題，另外也有地域上的限制，很難以台北市、新北市、或是台中..等這樣區域劃分概念，也可能因為

各行政區域所在地的資源，會有環境落差，再加上大陸籍配偶，即便在台灣待了多年，可能因為本文無法更仔細分析的同儕壓力，或者是夫家給予的叮嚀，甚至是自己認為從他鄉而來，仍難免對於政治和選舉相關議題，有些戒心，尤其目前兩岸關係，正值現任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有些僵局的時刻，訪談對象尋找過程，有一定的困難度，從認識到說服，需要一點時間，甚至經常遭到婉拒。

第三節 未來建議

對於來台取得身份證，甚至已經長居十年以上的大陸籍配偶，會選擇繼續留在台灣生活，僅僅只是因為婚配和家庭原因嗎？其實透過訪談也發現，部分離婚甚至喪夫的陸配，仍留在台灣打拼，這不但讓人好奇，也對於外配最大族群的陸配，需要有更多關注，作者也以下兩點建議。

(一) 研究方面建議

這次的訪談，是以台灣北部地區為出發點，若有機會，包括中南部或是東西部，也有許多大陸籍配偶的蹤跡，也由於生活環境，大陸籍配偶居住在都市還是鄉下，或是政黨選票結構色彩強不強烈的縣市，都有可能左右大陸籍配偶的需求和想法，若是能透過更多數量的調查討論，有機會將更多的訊息，再做比較，更能夠找出大方向。

嚴格來講，想要了解大陸籍配偶在台的認同和再社會化的過程，研究方法除了調查與訪談之外，也需要建立可以長期觀察，重複研究的樣本群（panel），隨時根據發展進行研究，因為大陸籍配偶光是來台前後，經歷不少狀況產生了變化，可見，小從家庭環境的變化，大到政府政策作為，甚至是台灣經濟的發展，都會是牽動再社會化的關鍵，尤其是政府在擬訂政策時，也能透過這群重複研究的樣本群，得到更精確的訊息。

(二) 政策方面建議

其實部分的大陸籍配偶，在有機會投入職場後，更感受到自己融入台灣社會，也因此能夠協助更多大陸籍配偶友善投入職場，也是一個可以注意的方向，不少大陸籍配偶，對於政府或是協會舉辦的學習課程都是積極參與，也可能因此提升對政府和台灣人民的友善度。

其實大部分大陸籍配偶，結了婚定居在台灣，多半已經篤定會留在台灣生活到老，孩子們也是融入生活的台灣之子，讓大陸籍配偶提高對台灣的認同，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與大陸僵局狀況下，政治競逐過程，勝出的軟實力。讓大陸籍配偶，對台灣認同融入越多，他們傳達給同群體，或是對岸的親友，對於台灣的自由民主營造出更多的正面形象。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a) 論文與書籍

- 王偉男、張賢樺(2017)。〈落葉歸根, 抑或落地生根?--在台陸配群體對未來歸宿的可能選擇〉, 上海交通大學, 《閩台關係研究》, 4: 8-10。
- 伊慶春、章英華(2006)。〈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 《台灣社會學》, 12 : 191-232。
- 林怡君(2009)。〈婚姻中兩性政治傾向轉變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未出版。
- 林麗雯(2004)。〈都市區域中流轉移者的移民地認同意識-以台北縣大陸女性配偶為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傳播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未出版。
- 張靜方(2011)。〈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集體認同之分析〉,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未出版。
- 陳小紅(1994)。〈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及居留之問題探討〉, 專案研究報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 陳義彥, 1979年, 《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 台北: 德成書店。
- 陳義彥、陳陸輝(2004)。〈台灣大學生政治定向的持續與變遷〉, 《東吳政治學報》, 18: 6
- 劉千嘉(2003)。〈大陸新娘的台灣經驗:一個社會學的觀點〉, 國立中山大學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未出版。
- 楊色玉(2005)。〈高雄市女性外籍與大陸籍配偶投票行為之6研究-以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社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未出版。
- 楊婉瑩、李品蓉(2009)。〈大陸配偶的公民權困境-國族與父權共謀〉, 《臺灣民主季刊》, 6(3) : 47-86。

潘淑滿(2004)。〈從婚姻移民現象剖析公民權的實踐與限制〉，《社區發展季刊》，105：30-43。

湖湘老民(2016)。《100個大陸新娘的台灣夢：台灣走透透尋訪大陸女姓配偶錄》，新北市：喜樂亞出版社。

(b) 網路部分

大陸配偶在台生活資訊手冊

<http://ws.mac.gov.tw/001/Upload/OldFile/public/MMO/RPIR/book516.pdf>，擷取日期 2018 年 5 月 15 日

台商大陸投資 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ta/440421.htm>，擷取日期 2018 年 5 月 15 日

許陳品(2018)。〈陸配參選縣議員 嶄露溫柔力量〉，5 月 3 日，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44/3121611>，擷取日期 2018 年 5 月 8 日。

潘杏惠(2010)。〈陸配挺小英 台灣就是家〉，7 月 21 日，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l/21/today-p1.htm>，擷取日期 2018 年 3 月 6 日。

蘇芳禾(2017)。〈曾是共產黨 中國配偶任新住民委員〉，2 月 23 日，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080564>，擷取日期 2018 年 3 月 6 日。

(二) 英文部份

Dennis, Jack ed. (1973). *Socialization to Politics: A Reader*. N. Y.: John Wiley & Son, Inc.

Easton, D. and J. Dennis (1969).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1969). "The Child's Image of Governme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1:40-57.

- Easton, David and Robert D. Hess (1961). "Youth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Seymour M. Lipset and Leo Lowenthal, eds.,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 N. Y.: The Free Press.
- Hyman, Herbert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Langton, K. P.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k, Robert Ezra (1950).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Pye, Lucian W. (1962).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Haven, Ma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ye, Lucian W. and Sidney Verba eds. (1965).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ye, Lucian W.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